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五帝紀

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者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經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至顓頊帝譽紀比自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一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求加焉

夏紀

夏紀多隱括禹謨禹貢之書少康中與書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時已無所考歟若禹後於舜者也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又四世又舜帝族也而劉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



殷紀

殷紀亦依竹書為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本於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為萬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盤庚話民二篇謂為小辛世殷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

周紀

公劉遷豳據紀謂其子慶節之事載武王伐紂事其跡頗膠視所謂湯既勝夏諸侯必服乃踐天子位雖易輕重不俟矣蔡公謀父諫穆王征大戎書甚悉芮良夫諫厲王好利召穆公諫監諉皆盡言無隱三代之直猶有存者歟宣王為太子時流彘之難穆公匿之家以子代其死忠勞難於丙吉之護宣帝矣幽王崩褒氏周之存亡遂決東遷以後無復足云

秦紀

愚觀秦事不忍言矣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興二世以信讒諛而遂亡雖以無道劫天下而國之興亡係乎人亦斷斷乎不可易也太史公按賈誼言責子嬰不能守全秦余始讀之疑焉及觀班固永平之對果闢其為誤然固謂始皇得聖人之威恐亦身不免於謾且始皇果得聖人之威則何全秦之難守哉

項羽紀

再見漢紀

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易嘗有爭天下之志哉羽以秦滅諸侯而兼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如曩時而身為盟主爾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漢即東歸羽皆以為按甲休兵為天下盟王之時不知漢之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身死東城不過欲以善戰白於世略無功業不就之悲而漢之心羽終其身不知



用易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世罪項羽不用范增而謂增人傑增豈人傑也哉增勸項氏第

一事惟立楚懷王孫心冒懷王舊號稱懷王耳然不知此項

之所以滅也陳涉當秦方全盛莖草不驚時以適戍亡命一時

倉皇舉事慮無以號召人心謂秦欺懷王而滅之人心所共不

平故不得已託楚自名若梁籍時豪傑已蜩起要惟有道者是

從萬民爭起而謀其命要惟不嗜殺者是歸豈必楚也哉而乃

舉牧羊之豎繆謂已死可悲之主設虛偽以愚天下不惟天下

不待此而後從項而項氏之滅反由此始矣何則項世楚將也

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梁與羽能堪之否乎必不

能堪則將置懷王何地乎利於今而不便於後智者猶將徐審

而不敢為况於今本無難而於後無以要者乎使增當是時稍

知仁義之說隨宜正謀以救項已嗜殺之勢則一時畏懼已服

之心必將轉而為悅服之心豪傑必不以次引去何以置楚為

今乃不然無故以弁髦視楚心而無故遺項氏以弑逆之機使

高帝定三秦則曰如懷王之約三秦既定東嚮百戰爭天下以

至垓下之圍則皆曰為義帝復讐漢之滅項終始以懷王為說

是增之偽立懷王者不足為楚適足為漢地蓋懷王立則羽

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自增此說雖有智者不能

為羽計矣至若明知天命在漢而猶日夜勸羽殺漢王則尤愚

夫婦人之見尚足與之圖大事乎且增終始項王之側不聞嘗

直諫一語而項王嘗違之羽欲坑外黃因十三歲兒一語即止

羽豈不可諫者增不諫增殺而反勸之殺曾外黃小兒不若而

謂羽人傑可乎然世謂增人傑者蓋由高帝自謂能用三傑而

謂增有一范增不能用故因亦以人傑歸羽愚謂高帝此言特

指鴻門逃虎口一事增豈人傑也哉



湯武身致大業自餘小小成立未有不由已出而可受成於人者身不能為而他人借之以立名身之見殺必矣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以非出於嬰之身致也楚懷之孫曰心者一旦安受義帝之名曾婦人之見不若遣沛公入關以諸老將之言而得之擢宋義為卿子冠軍以高陵君顯之言而失之隨聲遷就何足論懷王賢否

枝梧枝者小柱○較門古者行軍以車為營兩較相向為門○鯁生之鯁上声據注○擗音齊○未傳之傳音附古者二十歲附籍五十六歲為老考弱未傳者指不應徭役之人

### 高祖紀

高祖初以寬大得遣入關然攻戰始猶齟齬自宛之舍人陳說以約降不殺遂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及還定三秦已如懷王約無辭可以復東用董公仁義說為義帝發喪復讎卒併天下

隆準之準音拙○給音殆○休告之告音嗶○求盜者亭卒

之稱白帝子注謂指秦昨葉碧菴先生以為西楚○跳於榮陽之跳音逃建甌之甌盛水瓶也○瀛音被

### 吕后紀

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吕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吕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吕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

吕后欲王諸吕王陵力爭可謂社稷臣矣平勃阿意王之勃雖卒誅諸吕安刘氏然已功不贖罪若平又何以贖之而反受賞邑三千户金二千斤耶平平生教帝詐無益成敗之數天下既定誤帝偽遊叛者九起卒死於兵今復負帝於身後如此平真漢之罪人哉



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揣知呂后意勸丞相拜諸呂將南北軍入宮居中用事雖曰早慧實留侯不肖子使非漢方與未艾賣漢天下者爾

漢氏已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盡聚之京師殲於呂氏婦人之手無噍類矣

呂后殺其子孫而欲帝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於崇禍史遷備著之為萬世文后戒

後九月閏九月也

○培兵之培音什

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

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旨由惻怛之言也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

詔不錄之矣至武帝則始終備具著方士之欺謾他不及焉

皆取封禪書為之或備先生所備

文帝遺詔短喪議礼者譏焉然觀文帝惻怛為民惟恐妨之至死彌篤在帝不失其為厚為景帝者所宜如礼不可苟徇其言自流於薄爾後世不以為譏而反譏文帝何哉

封禪書

封禪之書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反覆纖悉皆以著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合郊祀巡狩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耶

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行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道其說為葬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若衣冠不必葬葬衣冠無此理則論衡嘗有辨

河渠書

河決瓠子而南田蚡食邑鄒居河北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



者二十年其後天子親臨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新賞之  
而水復禹迹無後災近臣之蔽君與君臣之率作與事成敗之  
相反類如此豈獨水利哉

平準書

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  
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  
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桃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  
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筭舟車而事  
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  
傳行天下監鐵錫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  
用反以饒而宮室之脩於是日麗數無為有逢君之惡小人之  
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  
耐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

太山列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  
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  
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  
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  
法酷涕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  
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  
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洪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齊民者無貴賤之稱○樂卿買爵至貴者為從九卿加樂明  
其與正卿異○牢盆牢者與之廩食盆者與之煮盜器故曰  
官與牢盆○欽左趾之欽音徒計反鐵為之着左趾代刑  
也○外繇戍邊也○赤側錢名以赤銅為郭○赤金銅也故  
居二等金之末

吳太伯世家



太伯遜吳弟仲雍繼立十九世至壽夢始大通中國幼子季札  
賢欲立之不可長諸樊立讓之又不可以次傳餘祭餘昧必欲  
致國季札終不可餘昧之子僚乃立諸樊子闔廬以其非當立  
也蒯僚自立而吳之禍始萌其後闔廬與越戰死其子夫差報  
越越又報之卒滅吳皆始於札之終讓也嗚呼太伯以三讓而  
周因季札以三讓而吳亡讓一也可與權之義亦難哉  
伍子胥以父見誅於楚而奔吳知闔廬之將弑僚也進專諸成  
其事以俟闔廬得政既乃自滅其宗因之楚而鞭所事平王之  
尸是既弑吳之君復弑楚之君於身後報父之讎者如是乎夫  
下豈有無君而有父者哉古人不共戴天之義恐非所施於所  
天之君父也且胥所當怨者費無忌也然楚誅之矣夫何其  
越敗吳於檇李今嘉興也吳敗越於夫椒今太湖中椒山也皆  
云越地然則越之境至浙水以西歟

姑蘇臺闔廬所築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虎立  
闔廬所葬卒十餘萬人治之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葬  
之二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在吳縣閶門外○太伯家在  
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皆注云

齊世家

太公之始封威公之霸諸侯天下莫強焉田氏卒奪而有之悲  
夫慶封崔杼之禍晏子仰天下肯盟可謂疾風勁草者矣齊太  
史書崔杼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亂  
臣賊子之膽

魯世家

史載周公作鳴鶉於東土既定已作嘉禾之後載成王泣及周  
公事以謂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揃髮禱成  
王病之策而然且謂啓金滕書又周公卒後之事皆與詩書



不合

魯弊於三桓三桓皆桓公子莊公弟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無嗣欲立庶子班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鳩叔牙而立班慶父殺班立閔公既又弑之季友殺慶父立僖公而相之故三桓季氏尤強文公薨襄仲又殺適懿及立庶倭是為宣公魯君由此失國政歷文至襄而三桓分魯為三軍昭公見逐卒于乾侯孔子相定公嘗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及季桓子受齊交樂孔子去魯其後哀公立復見逐悼公而後益卑九世至頃公卒為楚所滅

季文子相三君雖成家無衣帛之妾既無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強公室日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雖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人心高矣

斷相讓夫子嘆魯道之衰蓋非安行自然之俗則

### 燕世家

文王易王之出蘇秦謀燕蘇代誤了增讓國子之而燕亂昭王用樂毅中興艱難極矣惠王忌賢不念厥昭王喜方自救不暇反用粟服敗趙以自敗其從豈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 管蔡世家

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率德改行而復封且為周卿士然其子孫微甚哀侯不敬息夫人而死於楚緜侯嫁已嫁齊威之女弟而虜於齊靈公弑君自立而滅於楚國不競亦凌矣猶未甚害也昭侯羅美裘於楚取禍子裳自是讎楚而附兵遷於州來巨下不附闕四世楚滅之矣

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虜於晉悼公囚於宋隱靖二公更弑迎



立已無以為國矣伯陽復好獵用公孫疆背晉干宋而宋滅之  
使國人之夢遂符板鐸無所致力於冥冥中矣悲夫

### 陳杞世家

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於天下果  
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趙亦謂甚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豈不  
異哉近世朱文公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  
蓋符命之類也

杞微小不足稱述史遷以禹之後特錄之又言楚惠王滅杞  
而越王句踐興蓋越亦禹之苗裔

### 衛康叔世家

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後入  
亦稱後元年漢文之稱後元其始昉於此歟  
衛君多亂文公憂國家覆亡之後獨能輕賦平身自勞與百

姓同苦辛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興信夫

衛靈公之生其母夢其為康叔

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  
衛雖微其亡獨後於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戮辱者多矣

### 宋世家

世家之首併叙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者善矣宣公舍子與  
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將死復立與夷為殤公殤公立  
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殤不肖其明宣之讓賢也甚  
公亂不始於宣之讓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因以不寧者  
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其後襄公讓弟目夷  
不果襄公卒以不用目夷之言而敗向使目夷為之君宋未可  
量也讓豈階亂之舉哉嘗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  
弑兄而攘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



之謀何也且襄公初欲讓國自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已也而卒不用知賢而不能讓蓋妄人耳史反多其禮讓又何歎矣或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勸其移於相不可移於民不可移於歲又不可子韋稱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笑或宜有動侯之果徙三度感應之機何速耶王充論衡嘗斥其妄殆正論也

太史公稱襄公修仁行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謂韓詩商頌亦美襄公殆有據之言歟然與今詩序不合而詩序作於衛宏在太史公後蓋毛韓之傳不同爾

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為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為矛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喬如而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喬如之祖也宋昭公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喬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喬如為祖則獲緣斯者為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注者以為未詳或者世次尚差當缺疑歟長翟之國名鄭瞞喬如敗於魯齊如敗於晉榮如敗於齊簡如敗於衛鄭瞞由是遂亡其敗於齊當惠公二年穀梁稱長翟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云

阮音者國名疑即西伯戡黎之黎也○琴操之操蓋取處幽困不改其操之義見其子操注蓋琴音多以寫幽困之懷也

### 晉世家

穆侯名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仇為文侯傳子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沃強大亂晉六世而卒併之為武公生獻公嬖驪姬復亂三世而文公入晉始霸襄公有殺之師靈公無道趙氏弑之歷



成至景作六卿厲公見弒悼公復興昭公以後政歸六卿矣  
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其  
後晉文公入周襄王及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  
大路弓矢秣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  
義和者文侯字也注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漢時  
恐此書未出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  
自相矛盾者未知孰是趙世家亦曰長吳

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徇之長君之惡以成其  
亂陷奚齊卓子於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  
不負其言矣如負國何夫等死耳使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  
偉歟

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

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 楚世家

楚之先出自顓頊有鬻熊者事周又王成王封其後熊繹於楚  
至熊通自稱武王子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國始強傳成王益疆  
子商臣弒之商臣自立為穆王及莊王立淫樂三年不聽政且  
曰諫者死伍舉蘇從冒死以諫幡然而改凜凜如太阿出匣所  
嚮莫敵而能折節服義嘗問鼎以王孫滿之對而歸嘗懸陳以  
申叔時之言而復之鄭伯祖以逆則退師華元告以情則釋宋  
較之荆楚諸君此善於彼多矣其王敗於晉射中自康王沒公  
子圍弒郊敖自立曰靈王盟諸侯於慶封就章華臺而國人怨  
叛卒餓死申亥之家平王以詐弒初王竟續楚祀而乃信費無  
忌之讒亡太子殺伍奢昭王之世奢子胥挾吳入郢鞭尸以報  
國幾亡自是吳日侵徙都都至惠王而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復



為亂賴葉公同再安然是時吳為越所滅楚燕廣地至泗上歷五世至威王滅越地益廣矣懷王乃甘受張儀之欺而死於秦五傳至負芻秦卒滅之

靈王之族慶封也以封徇曰無効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員而代之立軍人粲然皆笑嗚呼君子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可不謹歟昭王名玃越世家以為名軫○楚武王墓注稱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積壤填壓不得發愚往歲聞蜀人趙同年子發謂先主武侯墓不可發近見西陽雜俎載唐有人發先主墓者遇怪不敢以此證彼皆合勢或有之歟

### 越世家

勾踐勤苦踰二十年一旦沼吳以雪會稽之恥其志何如哉范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乎春秋戰

國之上矣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浪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三耶

### 鄭世家

鄭小國介於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世兩親晉楚及子產為鄉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夫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其為古之遺愛也

### 趙世家

蜚廉二子長曰惡來其後為秦次曰季勝其後為趙道父封趙城始得氏叔帶當幽王時去周如晉夙事獻公衰事文公看事靈公至景公世趙朔益專晉滅趙氏孤兒趙武後復為正卿生趙簡子滅范中行氏子無恤為襄子平代地滅智伯趙視韓魏最強六世至武靈王交胡服滅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南襲秦強於天下矣變吳姓立其子何長子章作亂餓



死沙立自是無能君當孝成王時秦伐韓上黨趙受上黨守馮  
亭之獻故有長平之禍趙可禦秦者惟頗牧耳樂乘用而頗亡  
郭開諛而牧誅趙實自趣滅於秦何尤

史載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  
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而左傳稱武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  
衰蓋宣孟之忠盾蓋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未知孰是然恐育於公宮者近之若謂  
賊搜及公宮何其甚耶

中山者西周桓公之子趙獻侯十年初立魏文侯嘗滅之後  
滅於趙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  
歌者曰然則中主寧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人主氣質劫  
亦大矣顧恐戰國之言多誇爾○左師觸龍之說太后俾入  
長安君質於齊其哉諫之類歟○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霍  
太山朱書將興之禎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而墜將亡之妖  
孽也恐隣於怪耳

### 魏世家

畢萬本周同姓事晉獻公封魏魏武子從重耳反國絳華悼公  
九合諸侯戎狄以和獻子身為國政和子共滅智伯文侯尊賢  
重士得譽諸侯秦不敢加兵武侯之世國尚強惠王好戰而國  
危子孫日弊於強秦賴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國粗立然不能盡  
用其說無忌卒國不支以至於亡

### 韓世家

韓亦姬姓本無大功於晉厥以鞍之役勝齊得預六卿子孫無  
聞人惟昭侯相申不害國以治諸侯不侵代不害死秦拔宜陽



早作高門功業不終其後日弊於秦矣

田敬仲世家

陳佗之子完奔齊為田氏田乞及常皆以大斗予小斗收愚齊  
氏以結其心再世弑逆專其國政而陰奪之蓋不待田和遷康  
公自立而大公之齊已為田氏有久矣然威王烹阿封即墨國  
治強於天下湣王雖卒破於燕亦伐宋割楚侵三晉泗諸侯  
稱臣襄王破燕復齊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五國既滅秦方一  
言談笑而取之考論始終戰國諸君其強皆無齊比彼以區區  
智數攘竊人國而子孫之盛若此何耶豈有媯盛德之後宜然  
耶周太史之占齊懿仲之下豈或有之耶抑人衆而勝天者耶

孔子世家

史記世家為有社稷人民者作也孔子布衣史遷以附諸侯王  
之後且贊之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

孔子布衣至今文字者宗之其意尤抑彼而揚此嗚呼吾夫子天  
而人者也能模寫其盛者惟中庸數語耳 本朝伊洛考  
亭諸儒若史遷之贊蓋世俗之見猶唐人尊以王爵爾豈知夫  
子者哉然漢世重百家孝而輕儒遷之家庭授受本亦知有道  
家耳而猶知尊慕之若此此孔子之所以為大教世家載孟釐  
子期夫子為達者而述其先世正考甫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  
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鍾於是粥於是以糊  
余口又載老子送天子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之  
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嗚呼然則士君子  
之涉世當如何其自畏耶

陳勝世家 再見漢抄

勝自王六月而亡然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外戚世家



史於呂氏議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注右異貪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備后姊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歛肆亦係於時君矣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便令者青一日富貴振天下卒尚公主然謂非公主失身不可也

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褚先生贊其為聖賢事雖曰有感之言亦豈人情也哉

余家素貧厄少時以外侮告先人輒令勤孝云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蓋常常而然言猶在耳也而不知所出今閱褚先生衛皇后贊見其語為之感愴哽噎云

楚元王世家 再見漢抄

楚王戊趙王遂皆以不用諫謀爰誅漢復立劉札王楚元王祀

趙以竇太后不許絕

巨嫂即立嫂漢書美頡侯母

荆燕世家

漢分王同姓惟荆王賈以功封其後擊黥布死

田生以畫干營陵侯劉澤澤子生二百金生歸齊明年澤使人

謂生曰弗與矣生乃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

子卿使工諸呂以張本而王劉澤於燕然則田生所干劉澤之

畫即明年所施於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

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

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

與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干張子卿言之文法

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齊悼王世家



高帝長庶男劉肥封齊朱虛侯章誅諸呂者其次子齊最大其後分七國云

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解揚之事同

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吳不遂則誣齊王殺之亦卒以此坐誅偃真小人哉

### 蕭相國世家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之至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問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請軍何幾族及自將抑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何幾族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救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

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廢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何為明相是正怒其掠主豈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矣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 曹參世家

再見漢抄后多類此

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預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稀黥布蓋參與帝終始兵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大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之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猗無他技參之謂矣傳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參庶幾焉

### 留侯世家



利啗秦將旋破崑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王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得還定三秦敗於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著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於天下既得之後元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識而為漢謀伊周何尚焉

### 陳丞相世家

陳平智有餘信矣惜皆流於小人之術耳方楚漢爭權時平惟有反間楚一事然是時楚勢已促縱增不去亦但死於下耳反間何等語而可汗龍興之漢使單于閼氏此張儀愚鄭袖之狡智也何奇之云使平早計而帝毋塞平城雖不奇猶奇矣從攻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然使豨布反者豈勸德游雲夢之失也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然使諸呂逆者平阿意太后之過也縱火人之家而隨以撲滅言功耶罪耶代右相勃決獄錢穀之對徒以大言勝勃平無其實也董晉有言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平一時欺君之言後世猶或稱之誤矣始平自以多陰謀懼多陰禍以此足覘其本心云

### 絳侯世家

周勃後高帝終始兵間晚尤多戰功高后殺手誅諸呂迎立文帝功就大焉厚德如文帝疑謗一聞微太后幾族甚矣功名之盛難居而嫌隙之微當戒也亞夫尤重厚守正平吳楚有大功其爭廢太子爭侯王信爭侯降匈奴徐廣等五人又皆宰相職也反以快快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



許負相亞夫以從理入口果餓死

梁孝王世家

孝王既潛侈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幾至變逆者景帝之失也梁王車服擬天子珠寶踰京師卒以憂死五子分王皆國絕富貴者可以觀矣

五宗世家

景帝子十三王惟河澗王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餘皆驕庸然吳楚反後亦皆奪之權而國遂貧矣膠西王瑞賊戾

三王世家

三王者武帝子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也太史公備述群臣奏請皇帝恭讓始終啟復之辭以及二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細明齊王之困左右維持以

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青社字出齊王策蓋泰社備五色土齊東方封以青土故曰受茲青社

列傳

伯夷自此後漢抄無之

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跖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趣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



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疑箕山上  
有許由冢愚意雖無其事嘗有其人歟  
載伯夷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代紂事背馳然漢人舊  
說以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一年故云爾

管晏

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人方  
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有以察其心若鮑叔  
之於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  
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  
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  
之要領實則苟於濟爭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於貧賤之時  
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晏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  
石父稱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

景公 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實於孔子哉

老子韓非

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  
於老子曰無為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於申不  
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於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本於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  
於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  
不得不出於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出戒也  
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出家替其為至聖至老子  
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之學又  
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故班固謂遷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司馬穰百田氏孫子武吳起



稜首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肅雖素車賤者可將  
雖素米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  
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於楚卒以刻暴  
亡其驅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伍子胥

子胥諫吳伐齊而勸代越吳不用國遂亡然諫至再三弗聽矣  
諛人太宰嚭在王側又与之有隙矣不能去而之他反私託其  
子於齊之鮑牧而歸以取屬鏹之誅何謀吳之明若是而乃謀  
身之暗耶初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書其已甚答以日暮途遠  
故倒行而逆施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屬鏹之鏹喻子 ○鴟夷革者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也

胥山張晏注在太湖邊

仲尼弟子

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三十五人餘四十二  
人止存名氏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雖曰存魯不幾已甚哉  
其機辨儀秦不及也將史之言未必及然故結駟連騎謝原靈  
於藜藿間而終身耻其言之過於是名教之樂為不可尚已  
公哲哀字季次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  
仕

曾點之點作箴巫馬期之期作旗

商君

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  
則何益矣

蘇秦

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也齊魏首敗從約代趙秦以利害忠



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使燕以報齊食齊之  
祿而反誤之不忠孰甚焉又豈約從之初意哉嗚呼茲其所以  
及於蘇代私於子之誤燕已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逮  
秦也

張儀

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非為六國為秦也欺  
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  
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  
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  
告儀使共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  
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去之其謀六  
國慮亂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禦之也

陳軫公孫衍皆惡於儀較奔楚復從容於秦儀死而衍入相秦

嘗佩五國相印為盟約長皆懼愛無窮之士也

穰里子甘茂

穰里子秦惠王弟名疾滑稽多智號曰智囊是穰里之名為惠王  
將多戰功為武王相使周周敬之其後為昭王伐蒲蒲在胡衍受  
蒲金說之而去豈智有時而窮欤然其言曰後百歲當有天子  
官矣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此豈智料之  
所能及或者攻數學欤否則傳者妄也  
甘茂相秦拔韓之宜陽其後勸秦予韓武遂懼向壽公孫奭之  
說奔齊使楚卒於魏其孫甘羅年十二為秦使趙廣河澗之地  
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穰侯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舅也立昭王諸昭王兄弟之不善者滅之  
威震秦國遷將相之權三十年歲伐三晉以廣地天下皆西鄉



稽首其後越三晉以攻齊范曄議其非遂以遠交近攻之策說  
昭王奪之位而穰侯斥矣

白起王翦

白起以穰侯薦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  
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後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詣之而死者  
過半以此類推秦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蘇代說應侯  
間之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  
理而言一死何以盡其罪哉

王翦為始皇伐楚而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美田者五輩後有  
勸蕭何田宅自汙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欤王翦諸人之輔秦蓋  
凶德之參會古今之極交不可援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不  
能諫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孟子荀卿

太史公之傳孟子首率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  
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  
與物術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  
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欤蓋傳中  
辯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  
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為齊祭酒後  
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  
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  
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堅白異同者注云汝南龍淵水可淬劍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  
以為堅白所以為利或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  
此其為異同嗚呼士論之無稽至此世道如之何而不壞  
墨翟之智注稱公輸子將為攻且將攻宋墨子至郢設拒攻之



具九九屈之

孟嘗君

田文謂其父田嬰相齊三王齊不加廣而家富累萬金不見一賢者徒厚積以遺子孫而不謀齊文既得政故招致食客常數千人宜齊之加廣矣然卒以此見忌於其君而不能安其身乃遺秦穰侯書以自伐其齊又相魏國連秦趙與燕合兵而幾至於滅齊卒之齊魏亦其滅文封邑而子孫遂絕豈惟不能廣齊且刑齊矣豈惟不以遺子孫亦無子孫之可遺矣豈惟辱國而亡家且聚天下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壞薛之俗為暴桀矣譬之千金之家錄積寸累而致一日有黠慧者出揮金如土聚鬪雜走物博博無賴之人以索其家乃號於人曰吾好客其真好客者耶其不肖者耶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好客宜無以加之矣不聞其如孟嘗君之好也然則孟嘗君非能好客也田嬰

家不幸生不肖子耳

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富為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子而二子歸之者以貧無聊如祿仕於亂世免死而已其後因事而顯殆非二子初心所期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平原君虞卿

去諛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登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然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向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於是不足贖設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譙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也



秦攻長平唐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而後秦可和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唐卿使於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捍鬪之士異矣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决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魏公

無忌用侯嬴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朱公薛公之諫趙駕歸魏以却強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采而用之五國實從咸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道平原孟嘗遠矣然侯生朱亥之詐力又非毛

公薛公之正論比也安釐王受秦及間用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春申君

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於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李園之手與嫪毐毒藥同歸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范雎蔡澤

范雎辱於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燕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讎蓋亦勞矣然卒以任鄭安平王稽二人敗事而罷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耳况竊之君以私所恩耶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雎遠



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羈困之餘竊富貴耳澤殆非唯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唯功成身退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馬者曲脚鼎○夏育衛人力率千鈞此為負育之育

### 樂毅

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宝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欲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謀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繫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為趙而離燕去就無嫌傳之子樂間亦然故高而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細信義之入於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汶管之管注云竹田為管

### 廉頗閼相如

藺相如廷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棄前憾皆列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行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与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謔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

### 田單

田單守即墨使妻妾編於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轆音衛車軸頭○畫邑之畫音獲

### 魯仲連鄒陽



魯仲連闢新垣術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爭為證  
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  
之所能介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  
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  
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  
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  
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不以  
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之直  
以為天下士則未也

鄒陽自陷縲紲諄之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 屈原

張儀既欺楚原勸殺張儀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原諫無行懷王  
實不能用遂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原之

忠諫公曰矣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及譏之楚而遷原江上原悲  
憤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

原稱三閭大夫者堂主族三姓曰昭屈景（高騷者猶屈憂也汨羅者汨水在羅故名）

賈生年二十餘仕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  
賈生發之絳灌等知其紛亂出為長沙王大傳意不自得弟湘  
賦服召見宣室文帝嘗前席焉頃之拜梁懷王大傳數歲懷王  
墜馬死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决軋音若央乙

### 呂不韋

初秦子楚為質於趙不當立呂不韋傾貲說華陽夫人立之是  
為莊襄王先嘗戲其姬於子楚生子政是為始皇帝遂得相秦  
專其權而亦卒以此見侵飲醜死



刺客

太史公傳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五人謂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在愚殺身非人情也荆軻所交田光高漸离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稱道哉

批逆鱗之批白結反出荆軻傳注

李斯

斯以無道殺天下趙亦以無道殺斯此天也而自謂以忠死不已愚乎

穀抵即角抵兩之相當角技用力○指鹿而左右皆曰馬因給二世齊戒尋遷之望夷宮殺之與秦紀所載小異○高引塗上殿之欲壞者三與栢玄地陷之事尚

蒙恬

恬自蒙驁世為秦將殺天下而并之秦天下既一恬復暴師十餘年城斬萬餘里漸山堙谷以除直道同惡相濟凶德卒會死有餘罪矣臨刑不自悟乃歸罪於絕地脈然則凶人吉其凶被固安行之不如罪之莫大於殺也

張耳陳餘再見後抄

耳餘少為刎頸交起從武臣北略趙地武臣敗立趙王歇秦攻趙張耳與歇保鉅鹿陳餘軍其北不救後張耳貴讓陳餘陳餘解軍印去張耳將之同入關羽封耳常山王而封陳餘三縣餘反楚襲常山耳歸漢漢遣耳同韓侯下趙斬餘而耳為趙王頭會其斂者以人頭數出穀而以糞斂之○傳音戲以物掉之也○泚水之泚音遲

魏豹彭越



彭越有大功無反意既以疑問掩捕論罪遷蜀青衣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黥布

布起麗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為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姬啓竄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越於漢非蕭曹素臣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雖旌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故其勢不及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微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已

淮陰侯

信勇魏破代縵平趙下燕定齊南摧楚兵二十萬殺龍沮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龍奪齊王軍方信為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高帝平生親信無過蕭何者矣而且疑之况信耶信有必誅之勢而無人教之以蕭何避禍之策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後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諫召信會垓下之策皆所以甚帝之疑而置信於死者也失職怏怏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韓王信靈縮

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為患如此靈縮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卒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於縮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如此則縮之罪也然信稱曰暮乞貸蠻夷僕之縮亦為蠻夷



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踈遠取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顏當信之孫嬰與維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為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於見疑而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為戒矣

缺望據注是二字缺者决別而望者怨望○羽擲者插羽於擲取其急如飛鳥也

### 田儵

田儵自立為齊王秦殺之而儵之弟田榮遂田假立田市怨楚之不殺田假不從入關不得王榮乃并楚所立之王曰田都田安及田市而自立王兵敗見殺榮之弟田橫又立田廣為王為法所滅橫走保彭越越歸漢橫走海島天下既定高帝召之未至三十里自殺其客二人亦自殺從留海島者五百人聞之皆自殺田氏兄弟之有人及得人如此異哉然死傷勇矣

### 樊鄴滕灌

樊噲起自屠狗從高祖多戰功諫止秦宮脫難鴻門功尤雋焉然人有惡其黨呂氏高帝立命斬之軍中斯亦烈矣鄴商聚兵四千從高帝於沛積戰功為曲周侯其子鄴寄給呂祿而太尉遂得入此軍安劉氏預有力焉

夏侯嬰脫高祖於亭長時脫孝惠魯元於彭城大敗時關兵間已立戰功自高帝初起歷孝惠高后文帝常為太僕終其身蓋謹信可親之人歟

灌嬰起自販繒從高祖騎射戰功居多其後不為諸呂擊齊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蓋武健而有定識云

### 張丞相

傳為張蒼作也至漢末位丞相者皆附之蓋漢初丞相皆功臣自灌嬰死而張蒼繼始以文學好律呂至



申屠嘉又自御史大夫叙遷然能剛毅守正至景帝之世丞相  
備位僅存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生直取韋賢以不繼  
之於魏相稱好武於邴吉稱有大智於黃霸稱以禮義為治其  
後韋元成父子相繼徠衡十年至丞相皆歸之命有慨嘆不滿  
之意矣

物故注云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然則士馬物故  
者亦以死則無能於事故以為死之稱而此傳稱冀幸丞相  
物故者以御史大夫望丞相之死而遞遷言非以材德選也

### 酈生陸賈

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  
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  
習且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尉他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  
其賜多矣時時說稱詩書新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

顧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迺病免家居及諸呂將  
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  
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而傳豈以  
其辨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為喪而受陽侯金所謂行不苟  
合者安在嗚呼此其所以惡也

### 傅靳蒯成

傅寬靳歙從高帝兵間始終無困辱蒯成侯周緹軍年利下不  
利終無離上心高帝憐其愛我云

### 劉敬叔孫通

委敬脫輓輅棚格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此  
其質直不徇流俗已可覘其習中之所挾持者矣勸都長安逆  
規虜情皆磊落出入意表惟結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  
貴萬世之弊耳叔孫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既起朝儀



得高帝心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  
度如意可攘太子位文安知其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  
委曲取容名雖為儒非婁敬比矣

季布樂布

季布庭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  
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養而有老  
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樂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寃所以警  
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袁盎晁錯

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為郎皆斥其驕既而明  
絳侯無罪諫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  
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脅之盎始以  
言直自矜者歎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

之道矣晁錯峭刻紛更與盎素相疾輕挑六國之禍盎卒得以  
計誅之死文其分也○袁盎不絕劇孟云緩急人所有此言可  
以處世

張釋之馮唐

張釋之論長者及其守法不阿馮唐之論將皆質直有古大臣  
之風焉

釋之之結戎狂與張良之納履類也以素昧則張良難以貴  
重則釋之難

主臣陛下

萬石張叔

萬石君家謹厚而已而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備位丞相  
於孝武多事之世何哉衛綰車戲士天資偶亦謹厚而景帝相  
之且謂其可輔幼主夫帝謂亞夫非少主臣宜綰之見取歟



張叔季刑名而能慈愛君子蓋取節焉直不疑償金已非人情之正况周文濁糝行詐彼何為者而皆致位通顯天萬石家以誠得之而竊慕者亦僥倖殆流弊歟

田叔

叔以死事趙王敖既仕漢薦孟舒案梁主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至忍有用之才非如萬石輩徒曰長者而已

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衛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遴選於一臨問之頃兩人皆立名天下夫衛青后戚家徒以衣裝取士而以將百萬衆何哉

扁鵲倉公

扁鵲姓秦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能洞視五藏期趙簡子之寤把號太子之死齊相侯無疾望王而退走果不可察又能隨俗為變斯亦奇且巧矣乃為李醢所忌而見殺夫倉公淳于意即女子緹縈父也得乘陽慶禁方倉公既以緹縈免刑召問醫治緹縈悉如款案吁士亦何以術為○號太子事注云時號已滅百二十餘年其字誤歟抑傳聞誤歟

吳王濞

封國不過百里名山大川不以封濞王吳五十三城且擅山海之利是置之死地也漢承秦滅六國之後徒見六國之昔為諸侯王者無不地廣民衆而不知古制不其然也宜無以善其後歟

魏其武安侯

魏其侯竇嬰竇太后從兄子也方景帝酒酣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嬰獨引高帝約折之太后憎嬰輒病免傳栗太子而太子廢數爭不能得復病免嘗為大將賜金千斤金盡子軍吏而



首進名將賢士之在家者蓋亦賢於人多矣卒以失勢快快石使酒不遜之灌夫以觸負責好權之由蚡淪胥以滅雖死不悔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謙終吉之義士大夫不可一日不拳拳服膺也昨點漢一書已抄入第一册可觀

朝請注云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碎俛同与脾睨

同○轅下駒者小馬隨母俛頭於車轅下○首鼠兩端首鼠

一前一却也○齟舌見灌夫傳

韓長孺再見漢抄

韓安國之仕梁也言於漢雖為梁飾非言於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得仕漢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築石武帝於尚安顧不偉甚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李將軍再見後抄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流涕亦可想見其人矣方武帝有事匈奴諸校尉才能不及中人以功取侯者數十獨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卒不得侯且死非其罪廣自恨殺降所致然則豈非為將者明戒耶○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昆邪之昆音魂大黃者弩名色黃而軀大

匈奴

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



不幸有警方伯連師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謬之卒適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維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下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後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因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我太祖時不過因李漢超輩使自為之守而邊烽之警自不接於廟堂愚故嘗請守在四夷三代公天下之事也兼愛西北文帝得處之

之道也內兼制諸夏如漢而外因疆圉之臣以禦邊如三代其待夷狄之得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武帝窮追且不能得其要領夷狄之患如之何不日接於中國耶

谷蠡音在維匈奴官稱

衛將軍驃騎再見漢抄

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它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茆宮妾地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圖與邊書未可以讎言也文



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久塞  
矣何紛紛為

平津侯主父

平津侯公孫弘見讀漢書抄

主父優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瑩特自速疾滅之禍耳何足  
汚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它日勸築朔方  
俾襲豪恬故步者即今日卒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  
勸分主諸侯則殺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票  
竊婁敏之便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  
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生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  
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戒其毋入偃門以一  
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為人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  
可悲耳

南越尉佗自此漢抄無之

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南越既稱臣武帝以詐召之  
而輒反越雖夷狄人情亦繫可知矣用樓船十萬師一旦夷以  
為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  
狄在萬里外而必負之何哉

東越

漢初稱越者凡三南越今二廣之地尉佗居之閩越王名無諸  
居閩今為福建中越東海王名搖居東甌今為永嘉則皆越句  
踐後也閩越圍東甌漢救之徙東甌於江淮間而閩越遂為東  
越東越以及誅漢盡徙其民江淮間而東越之地遂虛又有繇  
王者亦東越苗裔以斬東越王降漢封東成侯萬戶太史公謂  
禹之餘烈云

朝鮮



朝鮮王右渠者其祖名滿本燕人出塞居秦故空地本無頽中  
國事也涉何為武帝生事其因漢卒盛兵以滅之為真番音蕃  
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固負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愚也

西南夷

唐蒙食枸醬於南越知其蜀物道西北牂柯江而來也遂使夜  
郎以為犍為郡而治道指牂柯江此通南夷也司馬相如又言  
西夷邛笮音昨可置都自是通西夷道數歲道不通西南夷又數  
反上用公孫弘之言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矣張騫見蜀  
布邛竹技於大夏知其從東南身毒國來而邛之西二千里可  
到也自是天子注意誅滅西南夷諸國為七郡惟滇王者楚苗  
裔也以首善下誅與夜郎比受王印云

七郡者犍為牂柯越嶲音州武都汶犂汶山○枸醬者枸音  
拘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甬其葉為醬酢美○邛竹杖邛山

之竹節高而實可為杖

司馬相如再見世本抄

相如文人無行不與吏事以賦得幸與倡優等無足汗簡者  
亦無足多責惟封禪書禍漢天下於身後且禍後世罪不勝誅  
蘭相如信威敵國名重大山天子何人亦冒其名嗚呼禹聖神  
也而有張禹之禹湯與王也而有張湯之湯蘭相如命世人豪  
也而有司馬相如之相如故曰人能美名者不能美人被聖賢  
之名亦有時不幸而辱於小人也

相如之賦果何為者耶景帝之不好此人情之正也而武帝溺  
焉嗚呼於身則求藥長生於兵則窮威萬里於宮室則千門萬  
戶而於文則好相如之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皆類也於是武帝  
之志荒矣

讀史記踰月其文往往暢達隔千歲如覲面斯亦奇矣至相



如傳游獵賦殆不勝悶悶蓋文所以載理安有不悶義理而  
可以言文者哉往歲嘗過村學堂見為之師者授村童書名  
小雜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隱僻義理無聞余竊鄙  
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識器物之名於世尚為有用今游獵  
所賦草木禽獸句亦四字排比積疊皆世所希有怪誕不切  
世安用此又不得與小雜字比也世或珍異之何哉此傳去  
手後讀他傳如脫荆棘而獲康莊欣快可知然世之好賦者  
烏知不笑余不識古文奇字頗多之所言者理爾他非所知  
○鯉鮓也水玉獻於沙棘棘盧橘也俗多用以稱枇杷今按游  
獵賦云盧橘夏熟黃甘橙橘秋熟熟柿夫盧橘與枇杷  
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華實  
相繼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  
亦熟故舉之以為重歟古山以為清陶作每○并間接也○

棘反屬車古者諸侯副車九乘秦滅九國置八十一乘名  
屬車

### 淮南衡山

淮南厲王母本趙王張敖美人事高祖有娠而留趙貫高謀反  
美人逮繫既生厲王志即自殺其後厲王謀反自殺厲王子安  
謀反自殺子衡山王賜亦謀反自殺志氣之所鍾如此然厲王  
推辟陽侯殺之辟陽侯死有餘罪非過也晉孫恩以逆死妖黨  
謂其為水仙淮南王安以逆死方士謂其為仙而上升小人羞  
諱文飾之言類如此而淮南雞犬之事至今為口實然則黃帝  
烏墮鼎湖之事又可信耶○自三代選舉之法發十無教養益  
以為縱橫之說戰國四豪復淵數之餘風到漢未泯而天下為  
一無所復售其姦在往諸侯之好事者若陳豨若梁王若吳楚  
王若淮南衡山王無不以游士敗者士習之所趨可畏哉李校



既與科目繼之士心始有所底然則為人上者其可不以人才為意而經議李校科李鄙天下士者蓋未之思也

循吏

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聽殺人皆自殺皆難能之節也

詞空政反○輿地圖輿猶盡載之義見淮南傳

汲黯再見漢抄

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漢庭第一帝稍聽之旬至下輪臺之詔耶  
鄭莊秀曲禮下雖少饒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酷吏自此漢北無之

太史公於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論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若干於今酷吏傳先之以吏治然然民朴畏罪然後論下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然則匈奴盜賊之交皆帝窮兵酷罰致之威刑皆徒無益而已哉至於禱祠自出則各隨之以若有符璽之言於求仙無方則各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具意往之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若夫禍殺民命不知幾萬之樂紂之罪遠不至此蓋與秦皇同歸惟其輪臺有海顧命得人高文之澤在人尚新漢之天下賴以不絕耳若夫萬世公議亦終不謂帝無道者秦滅儒術武帝興之天地民生之所恃以立者在是也然則先立乎其大者可不務乎  
沈命法沈者匿也命者亡命也○推塊者發家一云推殺人



而埋之

大宛

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於此自是棄骨肉於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於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之蹇又果何利於漢嗚呼甚矣小大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以為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應宿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妄傳若騫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闕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

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常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先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時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時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昏之東日出以寅則西之西當以午而西日沒以酉則昏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



西沉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宗皇者先差交會剝蝕皆可預  
計吾儒曆法盡之矣易曰明出地上晉又曰明入地中明夷天  
躰包地日月出沒其間行黃道赤道而有長至短至此有目者  
所共觀皆可稽而信故日月之說無出於吾儒所置曆之法  
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何所稽以為信也運行之遲速交蝕  
之度安彼亦可得而言之否耶彼亦果見日月之隱隱遠從空  
中來又隱隱遠從空中滅而於東海西崦果不相着否耶蓋異  
說雖從西或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  
不復計其言之實也禹別九州固非能際天所覆然天地之中  
氣所聚而人物生焉者大抵亦不出此過此以往則天地四垂  
之偏荒忽不治聖人所不言也騶衍始謬為大言九之又九九  
之又九謂禹之九州不過天地間八十一分之一而譯者十萬  
億国土之說緣之肆一不思周天三百六十三度四分度之一

日月星辰之所經紀皆可計見陰山之雪以夏而日南之郡北  
戶天地間豈無紀極哉嗚呼出之譽異端而其自小者謂吾儒  
太過知造化內事而彼所言者造化外事也自今觀之彼所言  
造化內且妄矣况外乎造化果有外瞿曇氏當來往空虛中不  
假父母陽陰氣以生又老於寒暑而死矣然則佛亦厭世俗煩  
苦而求所謂寂滅耳說本不若是其誕也說之誕者譯者附會  
之過也皆中國奸人之言也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  
之

### 游俠

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  
解折節振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  
之痛情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  
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



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解之甥疆人酒見殺灌夫亦以疆田蚡酒忿亂族誅夫酒者所以行礼而其弊至此世之好疆人飲者可以鑒矣

倭幸

倭幸辱國旋亦誅倭

滑稽

三年不蜚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說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楚莊王時三晉未分今載優孟諷諫莊王預有齊趙陪位韓魏翼衛之語而為鵠傳載高鵠起號太子於已死者其時號已亡百二十餘年又其可信耶自古可怪可笑人情察聞之說往往轉相附會未必盡有其實我朝東坡蘇公一世入豪惟其善於笑談喜納浮屠故至言譁浪詭類必託之東坡佛印且曰東坡之見辱於佛印者如此而

本無其實也嗚呼其殆此類歟西門豹為鄴令除河伯娶婦曲盡其術蓋愚民久已成俗若徒論之以理制之以威雖暫止必復作殺人將終不已故魯公死三老先自赴水問河伯為之首者自畏死而不敢為後無為之首自不待禁而絕此仁者之術而智之事也褚先生以滑稽稽何哉

金馬門者宦署門門似有銅馬故以為名

日者

傳為楚之卜人司馬季主作也謂宋忠賈誼問卜於市而季主歷詆士大夫之為非自陳卜者之為貴殆有取其譏世之言而載之歟然未必皆其實也果其實則亦小道致泥放誕不孫人也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上綱下紀共為扶植而後庶民得以生息於其下所謂代天工者也若卜之為伎不在農工商賈之列浮浪竊食又不得



與庶民之良者比顧乃筭計利害自逞得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何異衣食於祖父而反笑祖父之無聞知而宋忠賈誼及屈於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志於當世之忿心爾

龜策

三代之興各以下筮決疑漢因秦太卜之官歷孝惠文景未嘗講試武帝延百端之學太卜大集然倚以下兵事賞賜至或數千萬而誅滅者不可勝數則卜非其卜矣褚先生附載著龜之說頗詳若宋元王以神龜強國之爭則伎藝之言非有識之

論也

○太史公自序

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為恨而遷求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為非耶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董仲舒

自孟子沒後孝聖人之孝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无古人其後法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法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嗚呼至矣

賈誼

天資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子受之孝然一時死与比者其後經畫豈出世變故皆誼遺策

汲黯



黷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嚴憚之黷  
言雖不用漢鼎之墻重亦多矣子曰振也慾焉得剛黷庶幾无  
慾者歟後世士大夫一為利祿所汨雖飾以仁義累千萬言豈  
復有是痛快令人心開目明者哉嗚呼黷所謂人中龍也

陸賈

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无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  
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  
忍一日苟忘其君比亦一時群臣无有也嗚呼賈庶幾以道事  
君者歟

史以酈陸朱刘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  
知擇君委教無幾能自奮然豈賈傳伍哉

蒯伍江息夫

蒯通口給不在傳秦下會真主出只故无所售其姦伍被廢廢  
與淮王辨初若通於漢者故史氏謂忠不然而詐雖然伍被豈  
能忠者哉九傳中所述皆法廷對使之言歸過於君以爲免死  
被豈能忠者哉江充以巫蠱危太子息夫躬以巫蠱危東平以  
疎陷親固之論當矣愚謂邪說之陷人皆由乘間而入故君人  
者不可不以明理為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蠱之理

禹石衛直周張

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孝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  
齊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尿袴類不近  
於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始闢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  
若張歐雖刑各孝而有仁心其庶乎

文三王

三王者梁孝王代孝王梁懷王也大抵漢於諸王不教以禮義  
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表盜

諫道談駭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善言也實則媒其輕已盜平生挾詐率此類也

是錯

孟子所謂益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徒民實塞等說尉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君子論於義小人論於利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无補於法

張釋之

釋之守法猶大体為法廷尉第一下定國非其比也

馮唐鄭當時

馮唐論將數語我朝藝祖嘗用之西北諸將可為万世法也莊推穀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駟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

子舉尔所知之意矣莊事君無所須否而所引又皆因利之人故在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

竇嬰田蚡灌夫

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班贊所謂凶德參會者也愚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宅未見過人者其賢於蚡則萬矣蚡驕傲以召禍夫狼恣以成災嬰不幸與六交亦淪胥以敗耳初嬰以粟太子之廢屏居南山下一聞高遂之說幡然而改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聞知幾遠害之論其庶乎

賈山

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為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為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



行已不醇也

鄒陽枚乘

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

路溫舒

溫舒一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

與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

溫舒以言尚德緩刑見喜不責以獄事而遷為廣陽私府長正

猶仲舒以言修德更化見喜不使之立朝而遷為江都易王相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循名責實之意果如是乎要之武帝本心

實不在修德宣帝本心實不在尚德雖曰喜之非能心誠好之

也二帝終身之所行已占於此時矣

建明宣帝之出王吉之外惟溫舒耳其說皆為世君臣當服膺

者

王吉所言者大休溫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溫舒忠信之人

韓安國

安國長孺好靖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錐器之而卒囚焉

景十三王

景十三王惟河間王最賢其孝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

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李廣

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悔

而廣亦自悔其殺降廣之不遇其以是效若我朝曹武惠提兵

百萬不妄殺一人富貴與宋無極嗚呼盛哉

廣邊將材於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李凌



武帝區區欲侯一貳帥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胥卒以無救而敗悲夫有天下之大者奈何以人材之良民命之重為追悅慶妾計哉

蘇建蘇武

子燾之節千古一人

衛青霍去病

衛霍皆以威虜用霍能大言阿意故尤見寵任要之武帝之兵從欲之兵也則亦何往而非私哉  
二人皆孟子所謂民賊班氏之傳每出一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人非能禦寇乃寇之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二人之罪尤者

看衛霍傳須合李廣二日衛霍深入二千里声震夷夏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

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

陳勝吳廣

秦之煩勞天下可監也已

項籍

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心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割鴻溝而東歸皆是羽按甲稱伯之秋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歸於一不止也

張耳陳餘

耳餘號刎頸交其為交可知矣後卒如其說云

魏豹田儵韓王信

以故國之後乍起乍滅無足多論者

韓彭英盧吳



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  
芮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荆燕吳

賈以燒楚積聚有功封澤以田生權激呂氏封灑以近親藉其  
鎮撫封灑獨以叛誅者以有山海之利班贊謂 山海不以  
封是矣

楚元王

慶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成雖以叛誅而辟疆德尚皆世濟其美  
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歎不念厥紹而附賊莽以自覆其宗豈復  
有人心也哉符中山陵一事可為萬世戒

季布繆布田叔

季布俠士繆布田叔義士叔右長者

高五王

趙隱王以鴆死趙幽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  
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  
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皇帝子孫哉  
曹參

曹參天下甫定遠相侯國此所以獨不見疑於高帝也然又安  
知非帝有心於遠之耶

張陳王周

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  
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樊鄴滕灌傳斬周

噲勇士商亦戰功居多世謂况賣友非也古者大義滅親况呂  
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接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  
云耳夏侯嬰四朝驂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呂氏將兵而與絳侯



謀可謂知義傳寬靳歙皆戰士周繇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終宜矣

張周趙任申屠

張蒼福人周昌直諫趙堯以術傾周呂之任任敖特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賢於人多矣

司馬相如

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  
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公孫弘

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  
知其便若是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其徒董仲舒膠西遷汲  
長孺內史皆欲置之死地此後世權姦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之  
陰謀也凶慘若此又不止阿世而已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民亦曰殆哉大學曰唯仁人能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嗚呼非斯人之謂而誰謂歟

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希  
旨而偽屈耳弘亦姦哉

卜式

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  
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酌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  
知禍人乃爾吁

兒寬

寬為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說傳會以贊封禪之  
決卒與相如同科惜夫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皆以人主意為獄而湯子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周之子延年輔霍光以寬厚復孝文之舊政皆能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子孫出守與漢無窮賢者蓋前人之愆其効乃如此

張騫

行險僥倖為國生事

李廣利

武帝以聲色故欲侯廣利以犬馬故欲兵貳師而廣利為貳師將軍焉嗚呼其失德之參會歟

司馬遷

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辜受辱激為文章推視千古嗚呼其壯矣惜乎其未聞道也蓋吾夫子病紛紛者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周衰不足以訓復約史記以脩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是矣今遷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棄而遷又

足以詔世遂使里巷不經之說聞亦得為萬世不刊之信史斯說也聞之故師席王宗諭文貫

武五子

觀矣太子事益知教太子不可不謹

嚴助

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押闔取寵亦以押闔誅

朱買臣吾立壽王

皆武帝私人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築朔方者優焉然寶鼎非周鼎之說則併優取寵爾

主父偃

反覆傾危之士

徐樂

士傾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



嚴安

嚴安一書言武帝廢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終軍

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兼葭之詩而告之

王褒

帝所幸宮館褒輒為歌頌太子體不安褒以誦讀虞待然則褒以文為優戲者歟

賈捐

罷珠厓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楊興以進自惟石頭之謔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東方朔

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

公孫賓

賓以戚畹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隳其及固宜若其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後事從可知矣

劉歆

歆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它察江充之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氣猶庶幾也而使屈釐當之悲夫

車千秋王訢

二人為相於博陸侯輔幼生之日尸位而已無足論者也幸以是議光不選任賢能而徒取其易制不知法自武帝來宰相之具位久矣受遺詔者大司馬則宰相之實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張安世杜延年皆一時之選而光皆以之自副光豈棄賢者哉  
特其不察不知宰相為重終以具位者充之耳

楊敞

敞具臣耳憚有行能而以自伐取禍惜乎

蔡義

王新之徒也

陳萬年

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咸以絞訂取憂患皆非中道

鄭弘

弘昌兄弟皆能吏而弘為優

楊王孫

王孫平生享自奉養死遂棄葬非矯世也矯過以自文也何  
寫

胡建

建小有才斬御史以立名自作不靖之一端園捕蓋主之廬以  
取死非大節所繫死傷勇矣

朱雲

雲狂直未得進退之中道願斬張禹一語萬世而下讀元成史  
書悶悶者至此未嘗不心開目明若執熱之濯清風也嗚呼雲  
亦一時英傑也哉

梅福

福賦畝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子雲諸人  
遠矣

云敞

敞奮不顧身以收其師而為賊莽用胡不充其所以事師者事  
君耶



霍光金日磾

霍光不孝無術三尺孺子亦聞其說而忽之愚觀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託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復廢昏立明享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者非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生尺寸訖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孝吾必謂之孝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為術者能為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盛蒲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亦何以尚茲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天資篤謹與博陸侯相上下而又不取以夷人先中國以帝少不敢受遺詔之封其器識

身而夫之矣日磾之後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亦宜哉

趙充國

趙充國老成持重為國家計為民生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諸將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盡為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遷就不回撓禦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特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知此兵矣奈何獨使之參其謀而已耶

辛慶忌

慶忌為吏所在者名而居處恭儉可謂嚴矣王莽秉政辛氏遂廢其子孫又皆無資於漢云

傅介子

介子賣金帛誘樓蘭而刺之使堂堂大漢無故行盜賊之行於



夷狄惜哉彼小人兮又何翅蝶螿之靡而已

### 常惠

漢兼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為也故奉使西域者類無足道彼善於此則常惠優焉蓋其合諸國兵攻龜茲尚能聲罪致討王歸罪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之体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 鄭吉

攻破車師遂護鄯善以西南道迎日逐王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西域都護之置自吉始

### 甘延壽陳湯

鄯支叛漢斬其使驕慢而暴湯發諸國兵而延壽伐之未為生事但矯制成功不可以訓

### 段會宗

會宗之為都護生而西域敬其威信死而諸國為之立祠孰謂夷狄不可化誨懷服也哉

### 雋不疑

不疑剛而能斷其引劍贖以折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疾困在亦不過退就藩即奉朝請耳尚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手拒父者非類也

### 疏廣

二疏知足乎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于定國

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遷今亦無是矣

### 薛廣德



廣德見小而沾激

平當彭宣

當辭封宣乞骸皆小廉自矯非大臣進退之義

王貢兩龔鮑

四皓自察之士

鄭子真猶介之士不為王鳳詔知人

嚴君平僻孝其不忘為人為善之意則美

王吉事昌邑其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出務不合

即歸不為祿仕沒儒孝識正大出處無嫌董生而下子陽一人

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古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

逸乎哉

貢禹所告元帝皆太上賢妻少之說亦萬世人君所當知但當時

政在恭顯不言而言此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其為

董勝言董賢忤哀帝意益秉政乞骸骨莽僭竊不以一身事二

姓清矣舍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而不辱其身者乎

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亦為

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已誅之宣蓋死有餘榮

矣

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薛方僅以智免鄒

越亦病去官

鄒相紀遂唐林唐尊皆仕於莽大節已虧清於何有

韋元成

元成失爵作詩自効復爵作詩自著蓋知有富貴而已耳

魏相

奉行便宜白四方盜賊水旱等事皆有益國家獨其持刑太嚴



復霍氏之怨太過未可謂其賢相

丙吉

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吉有大恩於宣帝不言相以嚴毅稱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

眭弘

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禮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夏侯勝

勝樸直無它腸若下人謀上之告亦幸中耳

京房

宴見元帝指謂石頭一事自足傳世餘說未然

翼奉李尋

皆夫子所謂小道可觀君子不為者也

道廣漢

守潁川郡中震栗守京兆發姦如神非不一時大快人意而元氣察然矣况其善用鉤距率先以詐令相然告訐成風若繩以古聖主之法其在所賞乎抑在所誅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光死迎伺微指斬其闕謂非傾危微利可乎疑蘇賢訐其容罪賢疑榮畜教賢父上書殺畜事下丞相案驗復上書告丞相謂非姦私縱橫可乎然則殊死之刑雖漢法太慘非廣漢自取之而誰哉

尹翁歸

守東海東海大治守扶風扶風大治温良謙退家無餘財翁歸其能吏之賢者乎

韓延壽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聘賢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



煥然三代之遺風其守馮靖也傷昆弟之訟田後病自責訟者  
悔謝轉相勸厲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言者孔子所謂為  
政以德有耻且格非歟而以僭上不道竟坐棄市斯人也而有  
斯罪也是耶非耶或有之議賢議能議功猶有可言者而卒不  
得免焉望之傷善忌能之罪於是大矣其後望之亦身以無罪  
誅君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張敞

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其守京兆也惟廣漢與  
敞為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畧循廣漢而發茲擿伏不如嗚呼而  
愚以為此其所以勝於廣漢歟

王尊

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王章

直臣雖王鳳所卒而不附鳳

蓋寬饒

寬饒訐以為直不孫以為勇無忠言讜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  
得遷失意不快至發為憤激之論稱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嗚呼是何言哉闕下之誅非不幸也

諸葛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豐以司隸收許章而去節豐於  
是乎可以去矣何待詔御史之及哉

劉輔鄭崇

輔以諫立飛燕罪崇以諫寵童賢謀逆事去矣

孫宝

孫宝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誦賊莽功德時從容折難可  
謂歲寒之松柏



母將隆

隆劾董賢奏傳太后賤買官婢不附王莽

何也

並為吏尚嚴而清潔無私

蕭望之

班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之臣愚謂以望之視恭顯邪正判然以忠受誅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也丙吉賢相也而輕之得無代之為御史大夫而見其寬大勝已乎不然言為三公望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壽良二千石也而得無以其代為馮翊而見其聲名軋已乎不然延壽在東郡時事已更大赦於望之何与而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勢實本於獨不除用之私沮張敞不可為三公矣原於入粟爭論之私古者乘田委吏為之而望之不屑郡國古

者上大夫下大夫一室不相越而望之為宰相者何也養廉周急不繼富而望之使守史賣買私所附益九十萬二千曾是而可謂社稷臣乎當宣帝時吏治清明而高帝立國之意已失恭顯用事而元帝蠹壞之萌已形使望之為社稷臣正當愛護善類同心輔佐以絕小人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去而已夫何排賢去智其為操切坐視小人之橫而不問俟其羽翼既成處優游不斷之出方為分朋植黨以爭勝負嗚呼事勢至此雖伊呂末如之何矣况望之乎

馮奉世

奉世叛漢奉世矯制功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似而無其跌蕩之

宣元六王

元帝賜東平思王璽書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辭闕恒



殊有益風教

康衢

史高方為望之有隙而衛為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為大臣坐視石頭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張禹

禹貪污淫黨賣國為效漢氏之亡於斯矣

孔光

光不至如禹之賣國觀其忤傳太后事其心亦尚知有是非也夫患失者無一語遂成王氏之羽翼與張禹同罪嗚呼甚矣患失之為禍慘也

馬宮

馬宮

王商史丹傳喜

王商剛毅不平王鳳史丹忠懇卒全太子傳喜謙虛有識不順傳太后皆戚之端也商遭難而納女丹功成而無榮惟喜也守正不阿至平益堅不肯一日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乎

薛宣

宣吏才有餘而仁恕多愛可謂賢矣為相雖屬吏譏其無大体終亦無罪可言

朱博

博游俠耳平生為吏所到輒出奇譎以逆折其人以操持其下真小人之才也傳太后非禮求稱尊號攬權縱橫博喜以骨肉之親猶不肯苟順而去之博乃投機貢諂竊取相權仰藥宜哉

翟方進

方進為司直旬歲而免兩司隸為相九歲中傷尤多蓋無益而



非私意為之大抵志於嗜殺者未有不還以自殺也方進之死何必責麗言星而後見哉

谷永

託儒為姦為王氏羽翼罪不勝誅

杜鄴

為王氏腹心可罪言丁傳於哀帝之世却是正論

何武

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已而殺之

王嘉

嘉之事哀帝也剛方不撓開言切切可謂大臣矣方帝欲侯董賢嘉上封事為止數月既而下詔封賢詔語侵及股肱嘉如是可以去矣失此不為後數月因日食又言其後益封賢二千戶又言彼漢何等法彼哀帝何等主而嘉可免乎哉

武嘉師丹

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一黃障江河舟輿重宏更受賞罰愚未敢以為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一簣之寬而已哉適不幸遇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尔丹以師傳居三公官封帝舅諫封后又諫傳太后求尊號又諫傳引經義開陳婉切惟不敢言乞骸骨一語未免失言彼董宏何人斯而以之參較勝負立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子惟論是米耳

楊雄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識慮未定歆豔相如之為又賦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揚多然不帝便足及乎年至慮易昭若發蒙幡然自悔前日之為也復擬論語擬易竟以預諸儒之列矣嗚呼



椎為淫辭曼語中其始技足風埃脫身塵泥者乎不然西蜀又  
一相如矣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而後可以言儒  
必出處無媿而後可以言儒漢世之儒唯董生其次王陽曰其  
雄美新投閣大節已虧儒於何有

按傳中皆椎自序類多文飾之辭非信史也

### 循吏

文翁之在蜀庶幾為生民立極之類矣黃霸之教化朱邑之慈  
祥龔遂召信臣之感厲勸率民心服從捷於影響非所謂至誠  
而動者乎從世從事於一切以御其民而曰古今異時教化不  
可復行於今也嗚呼亦非思甚哉

### 酷吏

郅都公廉而敢諫守比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  
甚濫誅班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愚嘗疑反覆之終篇而後知古

人用意之深未可輕議也大抵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  
足以激民之姦漢自高皇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  
以清淨為治涵養休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襁畏自重而都乃  
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  
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竊成以陰刻之資而効之自竊成  
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溫舒  
尹齊之屬復以事湯得志一時相師皆務於酷而吏民益輕犯  
法盜賊滋起繡衣直指斷斬郡國亦且無可柰何推所自來誰  
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凡治  
道去泰甚者且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  
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古人所謂  
作俑之戒於斯信矣後世有大資剛正而疾惡太甚者蓋亦少  
思哉



貨殖

傳首所叙備極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令人三  
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  
可之大者也天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者  
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  
庶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  
弟而下與區區頰拾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污拱璧又豈所以  
爲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爲班氏所辱  
如此爲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游俠

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

倭幸

此傳立名極佳謂倭而見幸也替穉變之適足以害之一語

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匈奴

五帝三王無富天下之心已所自治者不過千里以待諸侯而  
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  
臣其民各賦其土而已不過以德爲天下之共主凡有血氣莫  
不尊親用是道也何夷狄之足患哉書所稱猶夏云者謂者苗  
頑不即功故思所以治之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焉耳自秦去封  
建而郡縣之必使尺地寸天悉爲己私斗粟尺租皆入王府并  
吞包舉無有厭極而已且自爲夷狄於夷狄嗚呼其何以繼此  
然則論夷狄於漢世者豈可復以古人之事爲比曰甫田者莠  
驕驕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之廣雖使五帝三王  
復生於封建既壞之後亦未知所以爲計矣愚嘗因是而論漢  
世緩御之方竊謂於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惟得而



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於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  
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迥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  
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寒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  
狄時時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意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  
復脩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  
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煙  
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終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  
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匈奴充而效  
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於匈奴之抄寇  
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於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盲固乃  
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武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  
成效竟何如哉世或論皇帝以後欵塞入朝皆武帝窮追所致  
不一勞者不永佚帝之功居多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極必衰理  
有固然五單于爭立離自內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漢何力之有  
而哆然自謂不世之盛烈且位之諸侯王之上飢則給之粟困  
則佐之兵勞師費財賞賜鉅萬回視文帝不得已之費幾倍焉  
是亦不得已乎飾虛名而降美觀亦何足論是挈其巢穴固  
弊中國納其內附亦弊中國嗚呼諒矣

西南夷兩粵朝鮮

班氏之論贊善矣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懷到情見乎辭有人心  
者孰不為之感動乎

西域

班氏之論贊是也武帝通西域其說謂絕匈奴之援西域諸國  
皆小小邑聚或不滿百戶實不能與匈奴相進退

外戚



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於匈奴歟既復以孝元王后別為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

### 孝元王后

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情雖有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 王莽

莽初折節為恭儉人未知其偽也哀帝立丁傳用事莽罷就國人多克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為新都相莽進其玉具寶劍為好休不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瘡羨玉可滅瘡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裏以進休休乃受元壽元年賢良以日食對策深訟莽功德莽徵還京師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愚謂休可謂見於衆人之所未見者矣世班氏不以之冠清節之士也莽平生影借五帝三王之陳迹及六經孔孟之言隨聲遷就飾詐自欺一舉一動無非兒戲至死亦然可怪也夫可嘆也夫

### 叙傳

班彪王命論所以破姦推覲倖之心深切著明猶不見聽則納覆而去之當天下彙沸之時從容無媿可謂賢矣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懾而辭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采雖曰致命吾不信也

### 東漢書

東漢人才類過西漢西漢如董生王陽以道出處者不過一二入其它類皆才智之士東漢則忠信篤厚之士十居八九自光武初興一時驅馳介冑者已莫不然才智者可與集當世之功



忠信者可與語古入之道然東漢卒不古若者世祖鑒新莽之弊終東漢之世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咽廢食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八

讀史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為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下帝故授之密詔俾之除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之鼎安操特一狐鼠耳不幸天不祚漢昭烈不得已起兵於外曹既篡漢昭烈又不得不已即位于益昭烈之心何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為它人竊耳然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不過以戴漢為名而曹氏之篡漢則罪不容於天地間矣何物鬼魅竊弄史筆謂賊為帝而謂帝為賊二國志書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不知蜀之名其何所據乎蜀者地之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也彼小



人兮獨何所據而以蜀名之乎且國之有稱號猶人之有姓氏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則亦未有改人之國號而筆之史者也謂其偏據歟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其未能中興歟元帝纍纍南渡世亦謂之晉矣未聞以其居吳而謂之吳也然則蜀之號其何所始毋乃漢賊不兩立而盜憎其主人老瞞氏如改其所謂漢而私謂之蜀乎誠以漢之名尚存則天下豈容有魏魏苟明謂漢為漢則是以臣而敵君不特悞焉無以自容而人亦孰為之用故不得不謬以蜀名之姑以自欺且以欺人也史氏實錄將以示信萬世亦從而蜀之何歟史氏不得其人無責也儒生學士至今亦習聞其稱而蜀之又可歟故欲觀三國之志載者它未暇責也必先正蜀漢之稱而後可

蓋嘗反覆三國之書論次三國之事竊謂漢吳皆有取天下之勢而魏未嘗有也渭濱之屯星不告變則巾幗婦人之門豈容父閑中原歸漢則江東特建武之河西耳魏漢賊也方其不敵吳猶臣之曾謂漢室中興而吳不臣之乎此漢有恢天下之勢然也方赤壁之勝昭烈未有着足之地而魏則膽落於公瑾矣公瑾之策曰毋借劉氏以荆而函取劉璋之益以及張魯之漢中誠使吳蜀盡為孫氏有則由漢中以出中原老瞞之成擒必矣且漢吳皆名正而言順地險而兵勇卒難於取魏者彼此之勢分也曾謂以公瑾之才先昭烈以併荆益而魏將焉往乎此吳有吞天下之勢然也若魏則身為盜賊之行已難於堂堂之陣况謀臣不過荀彧一二輩非有正大之見勇將不過張遼三數子非有開濟之資周瑜出赤壁則狼狽奔北關羽在樊城則日議移避武侯屯渭濱則甘受耻辱而不敢出下至曹不掃國再出唯有望長江而浩歎耳實未嘗有取天下之勢猶幸漢吳



之相攻終得鼎足而居尔

世言昭烈之漢卒爲魏所滅愚謂魏豈能滅漢魏爲晉所滅耳何則三國之君賢否雖不同要皆命世之豪未可曰夕併也司馬氏本碌碌無它長託身曹氏陰爲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三國之既弱然後取漢以取魏以取吳故司馬氏之取漢者爲取魏張本也漢滅而魏隨之矣魏亦烏能取漢哉嗚呼方三國之強也龍爭虎戰彼此不能得尺寸土及其衰也安一庸人談笑而盡有之世運之離合固亦有時也哉

晉書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皆享國長久若漢若唐若我

本朝蓋亦其然余觀晉事悲矣豈非其効尤曹操敗人孤兒寡婦狐媚以盜天下而然歟六朝之禍於茲烈矣而開之者操也嗚呼悲夫向使渭濱之帥不死豈至是乎嗚呼悲夫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嗚呼悲夫三綱淪九法斃其禍之烈乃爾傳者之論君臣之大義其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乎

士大夫風俗自東漢以激烈取禍一轉而爲虛曠宅心事外自謂纖塵不我及矣然王夷甫諸人卒以此取排牆之難至於事窮勢極方惕然悔曰向若不祖尚虛無戮力以正天下可不至此嗚呼可監也夫愚是以知天下惟中行之道無弊苟不得中道而與之過與不及其弊則均若夷甫之如暗亡身視東漢之見危授命又何啻霄壤耶

孟子稱尚論古之人是以論其世也若論人於晉世其當何所取乎蓋晉有所謂竹林等號病風喪心人也而王謝之賢亦或漸漬焉祖士稚之忠勇於是乎尼其行矣不然孔孟之學明而老莊之說息則臣子不共戴天之難此步豈容少退而可掣英雄之肘也哉善乎下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



傾覆實由於此善乎陶侃取參佐酒器捕博之具投之於江曰  
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君子是以知壺也侃也其迷途  
之疾呼善乎范甯之說曰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善乎虞預之說  
曰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被髮君子是以知甯也預也其衆醉  
之獨醒彼有昏昏昏昏入骨髓人皆謂其清我獨陋其濁

南史

宋

宋武之征伐宋文之政治視六朝皆優焉然急於奪晉長安既  
得而復失檀道濟功大見戮而用王元謨元嘉之治衰矣私心  
之爲害若是惜夫  
宋世無王佐才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之傑至齊梁以下鮮  
矣

齊梁

齊人才無足道梁之文章其臨陣勇其執事敬其律已廉其與  
人惠其居官明功成身退日課諸兒以學而力慕萬石陸贄之  
爲人愚謂以叡視賈進退雖略相當而功烈過之多矣若萬石  
特一謹厚之人它無寸長何足以望叡之一二而叡顧拳拳於  
慕之者明哲保身之道而君子長者之心也嗚呼孰謂齊梁之  
世而乃有若而人耶況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  
化獨叡不與俗俯仰所謂中流砥柱不其然乎嗚呼叡亦豪傑  
之士也哉

六朝不起乍滅生民塗炭推所自來實原於三綱淪九法斃而  
君臣上下之義不明也南史分國以傳其臣以矣然仕於齊者  
往往嘗仕於宋今日之仕於梁者它日未必不仕於陳也亦何  
取於分國也哉愚觀六朝唯陶淵明不事二姓其次則褚炤之  
議褚彥回王琨之代陳霸先君臣上下之義章章明甚其餘紛



紛若沈約之流皆當以歐陽公五代雜臣之法處之可也至於  
柳元景之事宋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馮道之在梁戰勝  
攻取口不言功傅縡章華之在陳忠言讜論死而不悔皆六朝  
之景星鳳皇可以廉頑立懦彼有一論建之善一政事之脩雖  
非顯顯而不處禪代之際不見嚮背之迹者則可各以其國附  
○秦皇淫侈務誇誕創為封禪遂為後世治平之禍兵革甫息  
瘡痍甫瘳則東封西祀之事輒興民生無復見古昔之盛罷日秦  
皇之事禍之也梁有許惲獨能辭而闕之掃秦漢之陋習且發  
古之光明卓卓乎夫人也哉

南史文章往往陋弱至其條畫布置尤更可笑若其先循吏而  
後儒林先文學而後孝義雖粗有識者不然況其所謂循吏所  
謂文學者又皆瑣瑣無足云爾耶

北史

循吏

蘇瓊誠心愛民西漢龔黃之儔所宜特傳餘似不必蓋西漢書  
於此甚不輕予雖韓延壽亦不以入循吏

烈女

烈女傳僅二人房愛親之妻鄭善果之母皆姓崔氏言論率動  
皆合聖賢之道非北史諸男兒可及讀之二歎

藝術

高寶堂亦非三代以下樂工

隋書列傳

高穎之才之美隋室之巨擘也然富貴既極其母常切戒之未  
帝時以譖而免亦幸矣彼煬帝何如主也而又事之其及也宜  
哉

蘇威小有才從叛者屢矣而獨不從唐太宗可笑也哉



年弘終始無累

梁毗柳或庶幾直諒

誠節

所載大抵匹夫匹婦之為諒若奮死遼東者又皆長君之惡病  
風喪心之為唯堯君素當易姓之際守死一節其志為可哀然  
射死其妻亦甚矣其亦好忠而不學者歟

循吏

隋史循吏類多賢者非隋文留情吏治而致之歟夫以漢宣之  
核隋文之碎而吏治彬彬乃率可觀甚矣守令民之師師為人  
上者不可不深究其心也使二君者向能本之以仁義而行之  
其効又當如何哉

儒林

劉炫劉焯之外碌碌無足數雖二劉亦文墨章句者耳輕薄無

行何儒之有

文學

此傳所載尤皆批糠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  
謂隋室無儒二劉可入文學傳耳餘雖刪之可也王通在隋庶  
幾儒者矣而史反不錄何哉世稱魏證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  
證筆也此尤可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九

讀史

唐書

太宗

造唐者太宗也天下既定雖高祖且當退為天子之父奈何又欲授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彘泯絕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蕭銑

蕭銑之起兵最正獨天命在唐耳史臣謂斬銑為聖不亦異乎

溫造

溫造勁烈士也然定興元之亂斬人八百淫刑甚矣

姜確

姜確磨班超碑而自刻其功有德者不為也姜皎始漢所謂佞



幸之流教

李嗣真

李嗣真以程嬰并白對武氏之女可以言社稷功矣社伏威一降盜耳高祖位之元吉之上何哉唐之所謂禮法也

李靖

李靖為將材氣遠過衛霍而志識則無以異也其孟子所謂我能為君戰必克者歟

李勣

陳平王諸呂李勣冊武氏其罪則均而陛下家事一語遂為後世佞臣之口實為庸君肆無忌憚之故智罪尤不勝誅嗚呼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惜哉

侯君集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兄弟盛彥師靈師尚劉世讓李君羨皆乘時奮起無一令終蓋行軍用兵而不知有仁義之說以將之未有不適以自禍者也

房元齡

房元齡謀臣而守正死不忘思諫然所以為社稷長計者未聞也

封倫裴矩

世稱封倫裴矩詐足以亡隋而智足以興唐愚謂裴矩入唐粗知革面倫長惡不悛於興唐何功觀其於太宗父子兄弟之間可見矣向使其言一售又安知其不又亡唐耶

李義琰

李義琰既諫高宗以武氏攝國旋又慕疏廣之為當諫而諫之知其終不可救而去之非賢智而能之乎



裴行儉

裴行儉才敏之士知武氏之立為憂之始乃不諫不去而生事夷狄以為功陋矣

裴師德

裴師德立賊后之朝而能以功名始終後世稱其賢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矣

徐有功

徐有功志士仁人何施不可世每以張釋之較優劣徒見其司刑故耳

狄仁傑

狄仁傑社稷臣

裴炎

裴炎受高宗顧命而以一語之失廢中宗自李勣至炎有唐

失託孤之任矣國欲治得乎嗚呼甚矣伊霍孔明之不世出而事莫難於託孤也哉

王慶之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後李昭德立管殺之凜凜乎古大臣也哉

張東之

張東之言諸葛亮御遠夷法三代遺意也

姚崇宋璟盧懷謹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人孰不知其為有唐之名相若盧懷謹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僕小人論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夫姚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謹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而崇之才即懷謹之才矣此固人情之所甚難古人之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伴食何哉夫謂之伴食



必其依阿無耻懷祿苟安則可爾懷謹身位上相家無僭石夜  
致釐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憐人乘間之患遺  
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材智之士平日  
私意雜擾矜眩目前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謹之為唐計  
真當於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反譏其伴食  
哉

### 嚴挺之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天理人慾之辨昭然如此豈不誠大丈夫哉

### 裴諝

裴諝不對權醜之間懷利以事君者能之乎

### 李林甫

唐世宗室相者九人惟失之林甫耳劉知幾吳兢號唐史之巨

曆後世無述焉豈又承八代之陋歟

### 王忠嗣

王忠嗣名將然石堡城之不可取又強勉以助其役唐監公論  
之精矣史臣謂其拙於謀身何等法語耶

### 宇文融

宇文融以材智之士而為聚斂之首甚矣材智之足以誤身而  
擇術之不可以不謹也

### 李光弼

李光弼古今名將而魚朝恩程元振忌媚之史臣不恨時君偏  
聽之過而亦責其拙於謀身何哉

### 李晟

李晟之收京師李愬之平淮蔡皆兵不血刃而成功三代仁義  
之將寥寥千百載無聞矣而西平王之父子有焉嗚呼是豈特



戡定禍難而已哉其為唐室祈天永命固結人心之助於斯為大矣

### 陸宣公

陸宣公王佐才也東坡之說盡之

李德裕至韓偓傳

德裕以其君中興天下而鄭肅與之同心輔佐牛李之黨翻覆如輪而肅又不與焉以肅視德裕才雖不逮而德似過之矣豈不誠賢宰相哉鄭繁不特自知之明不致忝相位亦其平日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自有大過人者不謂之賢相不可也

論大臣未觀其事業先觀其進退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臣以求之繁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繁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之迹如此不賢而能之乎此愚讀史至繁傳未嘗不遐想而三嘆也

馬植至王潮傳列傳終

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之益功成身退始終俊偉唐末諸相惟畋優焉蓋自餘慶以下鄭氏之相唐者八人

嗚呼不其盛歟我思古人烏得不為之三歎

### 忠義傳

張睢陽提疲卒數千抗強虜力十萬四百餘戰無挫劔天下奇才也保睢陽以保江淮保江淮以保四海有唐籍以中興焉天下奇功也一死睢陽餘事耳不當徒以其死節言

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人可以門戶論哉

### 隱逸傳



唐史以隱逸先循吏是何重介僻之士而輕為民父母者哉天地生才國家養士正為何事孔子歷聘孟子游說果為何說而惑於莊生寓言之許由哉且隱逸者獨善其身之名也唐隱逸惟孫思邈志行修潔言論可法無媿於隱逸之名其餘不為清談則為沈湎又否則為道士異端之學敗禮傷教於斯為甚使唐之大体不正又一西晉矣曾是而謂之獨善可乎就使其能獨善是其志不伸於時澤不加於民德雖未必與達者異而功則不得與達者伍隱逸之不先循吏亦昭昭矣况其不能獨善而可先之乎不可先而先之得無傷政教之實而長行怪之風乎愚故疑而識之以誌同志者

儒學傳

元澄至許康佐然焉

排二氏以續孔孟之絕約六經以起八代之衰唐之儒學孰有加於文公乎若訓詁之學則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用意亦良苦如漢馬鄭之流矣今唐史凡議一制度之沿革一制度之隆殺者皆謂之儒甚至修姓氏之學者亦預焉嗚呼是何儒學之衰哉

文藝傳

論者謂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不止文辭間不當與沈宋詡諛者伍愚亦謂李翰表上張巡之功狀使巡大節白於世邪說不得行而朝廷之賞當其功蓋義士也有關於風教者也當傳之巡遠之後而不當傳之文藝之列若駱賓王從徐敬業亂而亦不失文藝之名或者以其一杯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此二語有足以聲賊后之罪歟

烈女傳

房元齡妻止楊烈婦

楊烈婦厲其夫以死守陳州而身執爨以享士士大夫為王官而佐其長者當何如也鄒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女丁乘平州不



下賊然則謂士卒罷脆不足用者天下安有此理也唐史自高  
徽妻秦氏以下七人或死不降賊或嬰城死守或歃血赴難磊  
磊落落與海岱爭雄與雪霜爭嚴與日月爭明何物女子廼爾  
壯健人生七尺男子軀盍自激昂哉

外戚傳宦者傳酷吏傳

按三者之名雖爲唐之姦則一然亦無一獲自全者彼小人号  
何利爲此

漢世酷吏往往多黠特之才足以使盜賊屏息吏狄畏憚其後  
有以慘虐助維剝濟武帝之私欲者蓋流弊耳若唐之酷吏則  
不然一時奴隸小人竟據風憲要地爲賊后除唐之宗室大臣  
以滅唐之宗廟社稷使天不生張柬之唐且一絕而不復續故  
愚嘗妄論來俊臣之流當稱賊臣傳不止酷吏而已  
李昭德榜殺侯思立與答殺王慶之皆發於一念忠憤其事之

其功之大視漢申屠嘉百倍

仇士良戒其徒毋令天子暇暇則觀書親儒生莫若石殖財貨盛  
鷹馬日以球獵聲色盡其心嗚呼是誠何心哉然愚嘗謂士良  
陰用其術雖有損於一時史臣明記其言實有益於萬世使有  
天下者常書士良傳一通揭之座右朝夕觀省焉彼挾士良之  
術者又安得而售乎

五代史

一行傳

歐陽公之爲五代史既分同爲之傳又傳死節又傳死事又傳  
一行其汲汲於賢人君子如淘金於沙搜擇無所不至其存心  
亦甚厚其用意亦甚勤矣然觀一行傳惟石昂之去就李自倫  
之孝友足以當之若鄭遨張薦明一道士耳謂其過於石門荷  
篠殆未知其所安程福贊以心被罪至死不言可以爲難矣今



以爲古之義士則恐其未免陷君於過舉於義尚有當審處者  
唐六臣傳

著唐臣於五代以見空國無君子而後國隨之欲空人之國者  
必先爲朋黨之說以空其君子也其垂戒之意深矣嗚呼其亦  
有感之言歟

義兒傳冷官傳宦者傳

按張承業大唐之忠臣非五代臣也

雜傳

按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  
忠既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纒之  
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亦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死  
於臨刑者爲唐守節而死耶

李愚至趙延義雜傳

按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林巖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貧至無  
屋以居又欲依古以創理則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  
國惟知土木兼并之是務者滔滔又皆粥飯僧罪人也吁

十國世家

按十國除劉晏爲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有其國吳越獨平亂  
而有之餘或拒命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而有之安靜自守以  
歸真主三世四王齊聞失德故方是時天下皆麀爛於爭戰惟  
兩浙不知爲五代可不謂有大功於民也哉然則牛斗之祥夫  
豈偶然而歐公於十國乃獨譏吳越之雲嗚呼不猶愈於吳蜀  
荆閩日夜驅臣於鋒鏑者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

讀史

本朝名臣言行錄

趙忠獻世

啓太祖釋藩鎮兵殘唐五代之患遂絕庶幾為萬世開太平者歟人所當用雖萬乘之怒不移焚利害文字於通衢使小人生事之徒不得逞可謂得大臣體或猶議其嘗封趙保吉生邊患嗚呼獨不觀其留太原置幽燕於太祖時者耶獨未知太祖若尚在混一天下後所以謀除虜患者安出耳

曹武惠彬

下江南蜀廣湖南四國未嘗殺一不辜天生 藝祖以仁濟世吉德參會武惠之助多焉平生惴惴謙謹接小吏未嘗以名呼雖蟄蟲不忍傷其生而能將率三軍令行禁止仁者之勇夫



范魯公質實內翰儀李文正昉

范質李昉皆先朝舊臣王師入京質頗諫讓昉獨不朝蓋賢於一時其後質相 太祖昉相 太宗質以兢謹昉以寬恕皆為名臣亦盛矣昉能預知王旦為太平宰相而不能救其封西祀尤絕識者乎然面取進止命坐之禮發自質始時政記述御自昉始質儀有識操多知故事不肯短趙普既全國體亦以自全

呂文穆蒙正

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其後三入中書以功名終始國朝科目得入之效公昉焉嘗觀其對治道寬猛之論則欲漸行清淨之化對輦卒私市之說則謂正合黃老之道不納照二百里鏡懇辭子弟起家負外郎不欲聞指嘲參政時朝士姓名自其修身推之治道往往清心省事似從道家來惟其遇事敢言夾袋備材識夷簡富韓公為宰相器所以異於飲醇不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歟然東封西祀之不諫豈亦以其道家事耶嗚呼干戈方息休養以成太平則公之力為多也

張文定齊賢

公以布衣干 太祖宰相 太宗以致君之術自負往往涉踈闊然大中祥符間請罷土木則其論切矣戚里爭財甲乙相易此特公處事之細者

呂正惠端

公清靜簡易持重得大臣體定議立 真宗上殿審視然後拜奏事賞之不喜折之不懼屹然社稷之鎮也請善視繼遷毋於延州此謀雖萊公不及 ○糊塗讀作膿 突太宗示明 公大專不糊塗

錢宣靖若水

公自為同州推官活冤獄二歲中擢置樞府先朝不次用人如此哉廷爭李繼遷之詎奏面折趙鎰之迎合風節矯矯善謀能



斷真足當大用而年不待惜夫

李文靖

真宗初公首勸抑浮薄喜寧之人涵養成就以至仁宗久享  
太平者諸臣重厚力也公之爲國家計顧不久大深長矣李  
真宗欲以某氏爲貴妃手焚其詔仁宗欲以駙馬石保吉爲  
使相三問不從國有社稷臣行法自貴近始天下事尚何不可  
爲者劉元城有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夫臣體以不行利害  
文字專奏水旱盜賊爲證愚亦妄謂本朝名相度量無如王  
公且膽畧無如寇公準公預憂禱祠土木之事作則王公且所  
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寇公準所不及

王文正公

公靜密有謀遭值真宗厭兵國家無事爲相十年一意休息  
納萬物於大度包荒之功天下陰受其賜多矣使不作天書使

豈不誠大臣歟

向文簡

呂蒙正罷相上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昌言罷上  
意其涕泣錢若水稱無之向敏中除僕射上意其甚喜又意其  
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無之士大夫苟賤取輕人主旣久雖  
真宗不免於疑公清節重德默動上心大兩官職之褒豈特公  
一身之榮一時之譽而已哉

陳晉公

世言三司使以公爲稱首此以才言耳慮生人主侈心不肯進  
錢穀大數此爲賢於人然當時東封西祀皆公應辦力也

張忠定

公剛大多智數方面材無比者李順王均亂後前後兩鎮蜀易  
嚴爲寬蜀人畏愛入骨髓使還謂王曰太平宰相卒以此不遇



豈命也夫然乞斬丁謂王欽若一疏至今光燭燁燁斗牛間天  
書迎合事千萬世賴之雪耻矣

馬正惠知節

公智勇兼濟平蜀守邊多雋功廷叱丁謂王欽若輩欺罔幾欲  
以笏擊死之祥符景德間全人也

曹武穆璋

公為將四十年無敗勦招攜戰守曲盡其智求之古邊將殆頗  
牧李廣流亞歎其言臨敵斬不用命者非治內郡法可規公本  
心丁謂指以萊公黨斥之可規公素守特視其父武惠王寬仁  
之味差溥耳

畢文簡士安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定擇邊守  
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帝聞之賜甘

白金云

萊公

澶淵非萊公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靖康有萊公中原至今我有  
也功孰與儔而欽若輩欲以矯天誣人事掩之耶欽若無責也  
王旦平生愛助公為何如一日乃與欽若比反陷公使與朱能  
同詐故愚嘗謂王旦改節不在晚年買沈倫銀花籃萊公受辱  
不在晚年丁謂逐為海康行京兆府獻天書一署字可使志士  
淚落也噫

高烈武瓊

高烈武協贊北伐遂可與萊公同傳亦盛矣然猶武臣職也衛  
士訴米腐禁切甚嚴一日中貴人以聞人賜精米一斛公即歎  
而辭典軍嗚呼使將相人人如公又安有墮法市恩下陵上替  
使天下胥為人情世界敗壞而不可容聲也哉愚於是尤三歎  
三詠於烈武



揚文公億

公一代文豪性剛寡合素薄王欽若丁謂聖眷雖渥卒以諸行然玉皇加尊號亦求陪預何耶來公被誣卒賴公封留事迹仁宗用以昭雪公議遂明此功亦大

王文康晦叔

公治蜀尚嚴守洛陽御史如東濕雖歐陽公猶不免怨之決非苟循人情者玉清昭應之災復能抗疏乞罷禱祠其正直如何哉而乃誘其婦翁萊公獻天書何歟所未諭也

王沂公曾

公重厚守正不動如山方仁宗幼冲能正劉太后不稱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絕王欽若宮觀欽奉之說可謂社稷臣矣乃力薦呂夷簡卒為其操入室之戈知人之難如此哉

李文定迪

諫立劉后保全東宮公蓋素以直著調陝西兵出内藏金撥墨熱水使八六王元儼者不敢雷禁内公亦處事從容者而兩相入主始為丁謂逐後為呂夷簡去人情之難防賢者之不可自信如此

魯肅簡宗道

飲酒肆以實告不欺君若此故能諫止太后不立劉氏七竈獨不任子弟於館閣不自私如此故能在政府七年務拏僥倖責戚畏憚至以魚頭參政見稱嗚呼士大夫欲行道於天下亦行諸身而已

薛簡肅奎

公以嚴治京師以寬治蜀皆以最稱此猶吏能也力止太后冕服廷論大臣被酒欲繩天下事無細大一入規矩不可其意輒憂愧卧家後世有此參政否耶



蔡文忠齊

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羅崇勳諭以參政事不作記止揚太后稱制止陳氏女爲后寘京師飛語之獄磨萊公被謗之碑兩居憲臺彈劾不避及在政府浩然以天下爲憂公真偉人哉公平生嗜飲初筮仕得賈同一詩即戒之終其身用心之剛若此易所謂風雷益也將何嚮不濟

呂文靖夷簡

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如富如范如王皆爲公所忌其薦也或問之終身進退幾顛倒於其手三入中書皆善候主意預求去以得之仁皇帝亦終身悅其有餘不盡之意而不暇省然其間諸賢也亦以成國家之事而不陷之罪如以韓范西富公比其後使范公折而請守邊富公亦使河北竟守邊之類是也其結主知也如早策曹后以制中宮爲說如請判章

類是也方章獻臨朝仁宗尚幼防微杜漸有社稷功乞厚葬章懿聞促召徐行請都知押班保舉同罪而宦者之監軍遂絕皆術之用於正者雖罵希文以賣宋庠易詔旨以誑王洙賢者所必不爲尺玉未可以微瑕指也公文穆猶子也公之用文穆內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豈變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刺市井軍創南班官至今國用爲屈可惜也必爲後訓其文穆乎

陳文惠堯佐

公爲太常丞十三年起居郎七年爲丁謂所絀在外十五年其不苟進若此十典大州六爲轉運戮鱷魚食飢民減課贖鑿太行之險護滑州之堤縱惡人而京師無犯所至以善政顯及爲相以老成鎮撫其不負進用又如此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次堯咨皆進士第一人位至將相而公之德業尤著云



晏元獻殊

公爲相務進賢與范仲淹韓琦富弼同任而面斥張耆平生嚴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可謂賢矣

宋元憲序

奏罷寺觀祈福奏絕內降私恩奏西師置大將內地他帥各當一道自爲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及既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用用頗事浮沉矣然公之言曰殘人違才逆許恃明吾終身不爲也旨哉言乎豈老成涉歷蓋自有見而然耶初公解省試皆第一及廷對太后又易其第祈居第十而擢公第一自布衣時一宋已名動天下而公爲謹飭云

韓忠憲傳

公治郡多苦政爲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薦參大政不喜借官吏過失以天下皆得其所惟治家以嚴初與李參政若谷力

立清苦終其身

程文簡傳

公治蜀治開封有聲爲三司不肯併民稅名目不肯募商賈積米皆爲久遠慮守延州不受元昊之誘元昊死諫上分攜二將之議以昭大信其參大政非幸會矣柰何請建劉氏七廟耶蘇仁宗卒相之可謂聖度如天也

杜正獻傳

公治京師權要不敢干居審官銓吏不得與爲宰相封還內降至入主籍以杜私謁而戒門生小吏乃使無露圭角惟默而行之無愧於心此意豈淺丈夫可識哉方議大舉伐夏雖韓公亦不疑獨公以爲必不可契丹與夏戰河外雖范公亦以兵從獨公以爲必不來可謂有大過人之識公清苦自律而均給下僚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劾一官此又大臣之德量然也然公越



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而致仕寓居南京十年薨嘗未嘗歸越歟公嘗言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甚至監司人尚不信越始無以繫公之思歟為浙人者可勉也

范文正公

本朝最多名臣然未有過於范文正者也而本朝名臣之不遇亦未有甚於范文正者也然則豈無任其咎者耶公為言官以諫廢郭后罷為開封推官以進百官圖又罷人皆知呂許公之為而不知其後薦之者亦罷之也公任西事許公薦也外得長者名而實則陰間之幸公全材投之危地而名愈顯居二歲恩信大治方將決策取橫山靈武遽以召回功業已不及竟公悲之為作閱古詩公參大政又許公薦也外得進賢求致太平之美名而實促之更張弊政使眾不悅而謗興繼一歲罷凡所施行事皆罷公雖參預與未嘗參預等猶未也遣公使河北尚猶

許公既老之家謀將行復伴問之若不知者論以去則不復還而公卒老于行矣嗚呼公以命世之才事仁宗不得以任許公者任公之主使許公不先有以結主知而仁宗得以任許公者任公天章閣雖不必開太平自可以徐徐致柰何君臣離合之數終身陰制於許公操縱之手耶太平果可替月致驟革弊果不犯眾怒許公自為之矣何公之薦雲上天而離之此昌黎公所以訟風伯也歐陽作墓誌稱二公釋憾交驩范氏子弟削其語不別

种染院山齋

城清澗守環州着我皆悅服士人皆精射又行間殺野利天都二大將而元昊服矣西師惟公之勞第一

龐莊敏籍

公初為御史沮章惠臨朝諫仁宗奢靡為開封判官拒尚美人稱教旨奏范諷不遵禮法為國家慮已深長矣其帥延安每



不奉詔必欲屈元昊稱臣措置城築連聚糧芻無一事煩民可  
為萬世法其為樞密使贊韓公汰冗兵六萬餘人陝西民力為  
蘇其為相力主狄武襄平儂智高南方以寧出將入相功効卓  
然而成就司馬公之益尤大云

狄武襄青

帶銅面具大小二十五戰勝元昊易虜翼旗勝党項裨將事也  
立軍制明賞罰以剪平儂智高大將事也公兩得之其為大將  
曰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此非將之大有識者不可及至若過  
故鄉下車趨謁縣令容狂生劉易叫怒不祖狄梁公而拜韓魏  
公朝廷下終身執門人禮雖古名將不及矣

吳正肅青

公為政嚴簡審而後發行相矣以心疾不果方元昊欲叛獨公  
謂不若因之賜國號後卒如其議云

王文忠青

體量西事以山川要害人物減否後率如其言為三司推見本  
末一為條目轉耗弊成享積為樞副六年恩倖悉從裁抑賴上  
深知免禍云

包孝肅青

公一笑比黃河清閔節不行惟閻老包老而能恕人以情

王武恭德用

太后補軍吏公不奉行軍吏訴黑米公呼專副與軍士對剛執  
而善處事者至律已尤清謹惟名動天下故人或忌之云

諫議田公錫內翰王公禹偁侍講孫宣公奭

三君子皆 太宗 真宗時從班名臣也錫質重禹偁明峭奭

剛正皆以直言聞當時然當是時太平日久所最防者禱祠邪  
說也錫請封禪奭力諫禹偁不諫亦不請風節雖相上下學識



有不同者矣

李恭惠及

王文正公以公代曹瑋守秦謂重厚能守瑋規模也守亦難哉有曹參然後能守蕭何之清淨有萊公然後能守陳恕之條式能守必重厚之士哉公守抗中貴人過之雖勢傾天下不為動林麴士怡然清談者竟日嘗置白集一部猶自以為恨以其守抗者觀守秦重厚謹守可知矣豈在戮一攫金之卒云乎哉王文正公任人如此真足以相天下士也

孔中丞道輔

公自在寧州嘗多斷妖蛇正直聞天下他日廷列曹利用羅崇動罪狀大呼諫廢郭后至切責宰相呂夷簡視猶前日妖蛇耳治馮士元獄以張士遜故畧全程琳一綫情即坐黜感憤死矣故夫君子與小人殊途小人行私無所不至君子必盡純乎公而後可

尹師魯誄

公論郭后事四賢之一也其後始終西師五六歲效謀居多議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此國家至計豈特西師宜然然而從事西師者最難莫公為甚涇原宜援也夏竦以專罪之洛水城不當築也鄭戩以沮格罪之孫用借俸錢已還無欠也劉湜承時宰意鞠置獄以盜賊幾殺之嗚呼豈特公之不幸人各為說賞罰不明此西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目擊其弊反其政以用之所能一舉平嶺南也若公文行節義則自有韓范歐陽公公論在紛紛者何能班

余襄公情

諫貶范文正公諫脩開寶寺舍利塔諫用張堯佐提點開封府事皆犯人所難出使契丹折其所計夏人之請西北二邊以寧



始經制儂賊事賊平撫綏鎮海肅然其後交趾寇邕州公復移  
檄而定南方之寧又多其力論諫如此其凜凜也功烈如此其  
彰彰也布衣時不幸辱於忍辱者之手不得已易名取解以仕  
可以此疵公萬一耶公韶州人元名希古

待制王公質

訟婚無貲者與之俸為盜迫寒者與之衣以術鉤私盜鑄者譏  
之使緩其獄凡犯法非害于物者皆矜恕之轉運荆湖當用兵  
急財賦時使一路獨家福公寬仁人也從文正公家法來扶病  
獨送被謫范希文願預黨人為幸斬斬出鋒稜此又文正公家  
所未有適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羣賢公竟憤痛劇飲卒悲  
夫豈量之不文正若耶

侍讀孫公甫

公之用以祁公薦也保州兵變祁公不時發公乞罪祁公論  
殊懷安罷之慶富公相不用而相陳執中公諫不聽遂行與凡  
所論宮禁事皆盡言無忌公負諫臣也滕宗諒坐法杜公欲重  
其罪范公欲輕之富公兩不敢決公輒歎謂富自入言一斷之  
法既即憂慶曆諸臣致太平事已無望嗚呼此其識慮精深又  
豈直堪諫臣而已耶不受硯

希夷陳先生

穆脩仲及李之才魏野林逋附

周世宗問黃白不對而對以養生為念宋琪等問脩養道不對  
而對以合德為治歷五季聞革命輒顛蹙是 太祖為極則驚喜  
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嗚呼先生雖隱而忘世獨善者哉數學  
傳之穆伯長伯長豪士不禮丁謂雖登第老益貧以古文為天  
下信又傳至李挺之挺之亦登第側儻坦率不視勢輕重取重  
法忠獻挺之傳之康節而李益顯象李傳之种放放隱者也以  
骨相當貴致顯官晚節驕侈已不謹希夷之戒放傳許堅堅傳



范滂昌黎益微矣魏野隱陝之東如林浦隱杭之西湖皆於希夷亭無預而以詩名世野之贊王曰詩賦以封祀禮畢逋之臨終詩自喜無封禪書愚謂野與逋非詩人也然高識之士也可以一洗種放終南之羞矣

安定胡先生翼之

先生明體周之孝用阮文王公薦白衣召對教授湖學又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猶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已立人之難如此非篤實力行何以哉

泰山孫先生明復

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為直講行無隱而不彰其積力久效固應尔此猶豈弟之士能之也張貴妃幼隨其父亮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先生閉門拒之終其身脩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無侵尋當貴心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非敬嗚呼不可及也已

徂徠石介

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持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出教為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為文章極諱古今指切當山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於中行之士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為姦邪過矣

老蘇先生洵

雷霆久蟄一旦迅烈天地為之震動起視草木皆甲坼矣先生特起之學有焉然先生之學未及用於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



其灼然可用於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姦也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温公目擊其弊身與之伍終不以為姦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等作若施之用亦必有雷霆迅烈之勢特未知果能速致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 韓魏公

國朝盛時偉人輩出卓然為之冠冕者韓公范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召為兩府責以暮月致太平革弊衆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守令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當危疑艱難他人無所措手足特處之安若泰山國以又寧功成身退三判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契丹貽禍無窮之初尚能極口論列感悟上聽雖卒為人小沮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古無有也

### 富韓公

本朝以仁立國藝祖世又天下未竟一其後邊酋久任之法壞河東既下不思固圉反輕取幽燕以挑之故我朝所最患者在夷狄善論人臣之功者亦於此乎且焉耳寇公首決策親征國家獲安靜者二十九年富公以片言繼折服其狂謀不煩一鏃前好益堅使王安石不生事擾之室上之安猶可保二公之功不其大矣乎而王欽若乃謂寇公以陛下為孤注王拱辰亦謂富公但能增金帛厚夷狄二公之功高見嫉大略亦相似然真宗之疾寇公欲身任社稷安危不幸中小人丁謂之禍富公當英宗被疾與韓公歐陽公議不合翩然絕去之至終其身不通問賴韓公歐陽之賢待公加厚既相神宗雖不幸值王安石得君公又能見幾而作卒以功名始終云

### 歐陽文忠公



公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力辨范文正非辜坐貶夷陵令地遠無書可讀翻閱架閣陳年公案見枉屈不可勝數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其後為數郡皆寬簡不擾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殺議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能受大河惟當增堤浚淤以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更為圖籍在政府考官兵吏財集為總目皆一仰天自誓之心推之歟故公於後季從游多談吏事且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嗚呼公一代文章宗師東坡先生所尊事昌黎公以來一人而已所言猶若是後之欲為文者可以觀矣

文潞公

公為成都抑市價而十八處減價糶賣為永興民疑鐵錢不用則私出繡帛召絲綉行人收鐵錢凡處小事類此為參政請往貝州督戰潛穴城以擒王則為宰相值仁宗感疾託名設

趙康靖公

歐陽公於公為後進同在館意輕公躡知制誥歐陽公被謗獨奮身爭之重厚寡言盛德人也冷清詐稱皇子考得其實而誅之庶幾仁者之勇云

吳文肅公

公為諫官褫奪僥倖舊恩如鄧永佑戚屬如張堯佐皆彈劾不避神宗時為參政地震之災獨公言小人黨盛退考其私則族有義莊子無居室可謂止直無私者矣方天下盛推王安石



可致太平公謂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雖韓魏公亦難其有識云

張文定方平

初元吳欲叛獨公與吳育勸順適之以其暇除器不聽兵既用公勸屯河東示形勢入寇則自麟府不十日擣其穴不聽已而禁兵皆西諸路兵揀赴關刺陝西河東京東西弓箭手充宣毅保捷軍公爭之又不得四路連敗始聽公罷夏竦用兵六年上厭之始聽公因赦招元吳降公雖不預西事始終謀議居多愚嘗及其故兵久不用驟用之必敗西事之始當從公言歷戰既久智勇方奮元吳困不支決策取橫山靈武西事之終當從韓范言公之謀始不用而終用兩失之矣徒弊中國惜夫免摧河北之蓋畫浹沐漕之策以對詔必不與懷賊至斬妄言者而蜀晏然公之為國家謀類古大過人者辟王安石於貢院見其紛更輒斥之尤明而果然公尊嚴者也務欲天下士視朝廷如雷霆鬼神不敢議故斥石守道激烈為姦邪而溫公亦以姦邪論公必如公所見恐頗類秦漢無復三代氣象尔蘇氏父子之顯公薦之也公之墓東坡蘇公誌之也以雜文善論飾奇材壯志世莫得其間云

胡文恭宿

公薦孝謹默人也論致仕當使人自乞論樂當用舊律論貢舉當用舊制方群臣議更法開邊公一一力爭議論率歸於忠厚而必不肯草揚懷敏之制必欲加包拯三司使之罪則其發也不可回尤精陰陽之學云

蔡端明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表表亦因以預增置四賢之一權倖畏斂裨益為多唐介論文潞公罷公獨論其忠且



初等論梁丞相罷公不草其制其升也或推之其墜也或援之  
公又諫官之都護款一不勝於陳執中執中既相公遂斂惠福  
州興經術禁浮圖巫妖蠱毒之患為絕其後治開封治三司皆  
號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為士論所少豈朝端風采施之  
外服或過耶然公能文章尤工於書不肯為 仁宗寫溫成碑  
此其介然於中者何如也

王懿敏素

公文正公起少年慷慨論天下事號獨擊鵠帥西邊吏士驩  
呼虜不敢犯公固偉人也然公平生淫侈蓄聲妓誇客乃必欲  
其君逐女口古稱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况於君耶

劉集賢啟

公 仁宗信倚之臣也吳充以罰札生罷救之馮京以言  
職救之蔡襄歐陽脩乞外又救之諫溫成之立忌辨郭后之

奪夏竦之美謚宦者石全彬除觀察使則直封還其頭富  
丞相欲加上尊號既抗疏力爭文潞公欲加龍昌期五品服則  
又力爭言無不從皆犯人所難治揚治鄧治長安所至寬簡而  
肅清考公平生治行毫髮無媿焉公博學無不通仰觀天文可  
知人事不溺偏曲而挺然以直大稱可為後季師表矣不讓官

唐質肅介

公論張堯佐并論文彥博嘗瀆於死再召居言路無所避如前  
時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樞密陳升之連姻內侍公皆抗言之  
可謂剛也已或謂公居政府少建明聲名減臺諫時不然也王  
安石得君元老大臣如韓富諸公無所致其力於公何有公與  
安石屢爭上前不能勝疽發背死不獨可為公痛惜可為世道  
痛惜耳

趙清獻林



公治慶州成都抗越為政愷悌不嚴而肅雖古循吏無以過之  
其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論陳執中陳升之章至  
二十餘上及參大政會王安石行新法極言其不可而去之平  
生出處之大要如此公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九拜手告于  
天一身之間常以天自律此其所以終始無愧歟

呂中承誨

當 英宗被疾公委曲開陳兩宮劾諛人任守忠竄之當  
神宗倚王安石求治方新法猶未行諸賢交薦四海延佇公獨  
首論其必誤蒼生言雖不用而去其後猶忍死囑溫公再致元  
祐之盛公雖不及坐廊廟隱然有社稷之功矣劾公主夜開門  
劾歐公王濮議未足盡公萬一也

彭中丞思永

帥成都盜賊為絕帥河朔驕兵大戢為御史痛抑張堯佐王守  
忠不得封卒以諫濮議攻歐陽公罷禦然大丈夫也公自童幼  
能還吏所失金釵冬虱被則思天下寒宜其成就之大若此

范蜀公鎮

請約官吏兵財以賦入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請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而宰相制國用請免百官郊迎宰相而除其謁禁  
凡所陳闕涉甚大首乞 仁廟擇宗室為皇儲章十九上待罪  
百餘日鬚髮為白此為天下孤忠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  
三致仕而去迄不為元祐一出此為天下高節溫公謂公異姓  
兄弟且作傳稱其大勇云

曾魯公公亮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熟朝廷事嘗與韓魏公共政務去民疾  
若處西北邊事亦善謀畫年高而力不衰臺諫無非之者其後  
李復圭有老鳳之譏乃致仕去然公嘗薦安石或云以問魏公



云

王荆公

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歷事三朝 仁宗惡其詐不用 英宗  
 建立時有異議自謙不求用愈不用名愈顯 神宗立遂驟用  
 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  
 卒亂天下何哉正坐博學自矜視天下無人而行其獨耳愚謂  
 此其為安石之不學歟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  
 之根源諸史行事之龜鑑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神仙傳天  
 竺書索隱務奇之為博也 國朝開國元勳無如趙韓王守成賢  
 相無如李文靖韓王每斷大事惟讀論語曰佐 藝祖定天下  
 總用得半部文靖作相亦當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  
 句尚未能行嗚呼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讀書矣張乖崖譏萊  
 公不學無術彼所謂學雖獨指區區之智術而言然語已怪而

不儉安石又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耳孟子何必曰  
 利一語三尺童子所知安石尚不能行又烏得誇讀書故愚嘗  
 謂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  
 積威人心素質息稟稟而後令必行使鞅生我仁厚之世人心  
 素恃上恩雖鞅之才尚不能行况安石乎猶賴我朝仁厚根本  
 深固因以再延安石亦賴以免不然其第安國蓋預嘗憂其滅  
 門矣嘻若安石果讀書尚至是耶 安石字介甫平生執拗稱其  
 名字 惜不曾思及下文見幾而作一句耳

溫公

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  
 神宗銳意太平王安石設以生財用兵幾亂天下晚年議建儲  
 亦指司馬公為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道  
 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真儒顯



效獨溫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  
漢豈稱中興溫公為相數月薨繼之者及丙魏不如天下事遂  
不忍言日將暝也大明元祐之盛類焉嗚呼惜夫王安石引進  
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溫公人心我怨禍  
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庵次公言行於安石後其剝之復  
歟

公之子諫議大夫原

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從道德  
中來者溫公也顧猶不喜孟子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孟子勸  
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資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  
如色可使好如勇可使好明堂可使無毀其要皆歸於誘之及  
民此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誠實一語不妄視議  
論之出於權者宜非其所樂歟諫議孝友篤實本無異於公而

喜孟子稱其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之心者乎可以補溫公  
之闕矣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呂公獻公荇

公初與溫公薦進王安石安石行新法二公皆以爭論去元祐  
初二公復並相共除安石新法溫公薨元祐之政尚賴公扶持  
如不肯與西夏地賜詔乾德而夏人服大臣韓維諫臣王觀之  
罷皆爭之然公慈恕多務包容進退廢置無復溫公剛大之氣  
公薨邦國悴矣

呂蒙陽公希哲字原明

公遍師當世諸儒篤實踐履王安石謂有官而事科舉為僥倖  
利達公遂棄不為自小官不干薦舉進退必視其時公文穆之  
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豈獨  
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申國夫人篤教甚嚴動



必循規矩正獻公作相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尔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化晚年名益重遠近師尊之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間前賢流風遺澤猶有存者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靜至轎卒溺死不為動夫子廐焚傷人之問恐不其然又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悟之學亦豈聞其風而效之者乎

曾中書筆弟翰林學士文昭公筆

曾氏兄弟以文鳴世兄文尤著世所號南豐先生也今觀南豐挺立無所附在朝之日淺而居外庸之日多治齊治越治閩皆有顯績寬期守信委任責成往往不勞而治可以為世法文昭歷十一州惠利亦多而立朝之績尤顯方微朝初切劘上聽保善類辨大中至正之論隱然有社稷功元祐士大夫再謫而公乞與之俱矣然則曾氏兄弟豈徒以文鳴者哉不徒以文鳴而今徒以文鳴可為世變長太息也已南豐好憑勢陵民嘗為人所訟似猶不護細行文昭則端嚴可畏有大臣風歿之日監門貧無所歸此又豈以文為高下哉

東坡穎濱

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亭之說起穎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起說新法復行穎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其文章聲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

韓獻肅絳弟門下侍郎維

子華渾厚為郡多善政嘗出將以慶州兵亂罷嘗入相以繼安石後言不盡用求思取精役法 仁宗 神宗 哲宗朝皆力言之持國 神宗潛藩宮僚也自 英宗時力排濮議救呂誨



范鎮諸賢議論凜凜事 神宗爭新法因亢旱謂詔求直言上  
嘗感悟人情大悅矣卒以議不合罪去 二聖臨朝忠言讜論  
裨元祐之政尤多視子華風采過之

傳獻簡 堯俞

公在 仁宗朝斥離間主婿之內臣窮誣告富人皇城卒劾  
妄舉內臣之都水監 英宗時黜謫間兩宮之任守忠 神宗  
時罷鈐轄陝西之李若愚彼皆城狐社鼠公皆奮擊不顧若建  
儲君濮議若新法凡國有大事公又一力爭可謂骨鯁臣矣  
哲宗登極拾遺補過而不撻摘人細故蔡確既貶乞置其餘議  
論和平又視時而不同以法從名流貶黎陽倉草場迎拜州掾  
甚恭寒暑坐 八 小懈傳曰君子時中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  
得焉吾於傳公見之

彭尚書 汝礪狀元

公孝謹人也而課中人主兵論元豐將順言詩賦曰河爭尤力  
風節表表其仁有之勇欵嘗論呂嘉問治其獄則不阿執政嘗  
忤蔡確論安州 其 所以為羅讖公真中立不倚者哉

范忠宣 純仁

公文正子也世濟清賢為孝子事君爭新法爭紹述以罪去為  
忠臣然公平恕人也溫公改新法公謂非所先章子厚鄧綰得  
罪公力為救解 宣仁后上仙又首用李清臣鄧溫伯各調停  
原其用意慮反覆耳及其後終不免反覆公雖平恕亦身不免  
大抵上智下愚不移鴟鴞未嘗可化為鸞鳳向使四凶不去堯  
之後豈有舜之治嗚呼元祐微溫公新法至泯泯胥敗無復為  
我朝立赤幟者萬世羞也反復之禍繼溫公者弱耳豈溫公誤  
欵向使文正在吾知未必為忠宣之為也孝耶忠耶豈易及者  
耶



王左丞存

公平恕人也官制行多收拔熙寧後言事得罪者在政府遇事多爭溫公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蘇丞相頌

公為政平恕論事謹審輔相多奉行故事使吏各守其職粹然君子人也以佐守成則有餘大略與范忠宣諸賢相類奈何以慶元祐之後耶

刘忠肅摯

公自熙寧論新法去國踰十六年當元祐初復任言責知無不言未幾大用呂大防以減吏額事忌公引揚畏論公交通邢恕及章子厚公遂罷相謂死新州然公實首論蔡確章子厚而邢恕又以文及甫私書示蔡謂感其稱又蔡確冤以訟公者也

王樞密岩電

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

刘元城安世

公師温公温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初諫紹述温公為相於人情久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為諫官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所謂元祐全人也

范内翰相禹

本朝侍講無出於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之公温潤之氣論事無出於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於不肯自出其藁當元祐時已預言范純仁以兼容人小為寬天下事豈堪小人用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為紹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鄒侍郎浩

公諫立昭懷劉后得罪貶去田畫戒其無以此舉自滿此又增



人忠壯一等矣

陳忠肅公

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華紹聖之弊公又戒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及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懼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慶之顛雖非一水能支而著目錄辨著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洗之有功我宋多矣

邵康節

先生洞觀天地萬物之變超然獨樂於其間然其言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此可為憂世者明訓也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先生治世而熙熙其為超然之趣則同

陳密李

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為念失官錢不辨而出已俸償之用篤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辭樞密詞使同此一心又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以雖小事所議尤高

劉祕丞

公該給剛毅溫公平生所信倚王介甫深愛之爭新法遂絕介甫嘗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之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徐孝節

先生篤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者其孝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而酷慕諸葛武侯

陳后山師道



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矣如釋潘鎮兵權而天下定取幽燕納李繼捧而狄患啓李文靖鎮以清靜而民生安寇萊公決策親在而邊好久王文正苟且順從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国力幾弊王沂公相 仁宗初年韓魏公保祐 英宗 神宗初年而主少國危之日安

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而天下幾危 宣仁聖烈太后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范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述安石而 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大要不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哉愚嘗謂史無定体書隨事為篇春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公陰寓 本朝之史



家白抄卷五十一

金

十一





程